乙巳稿蹟

二十四

集 狀銘
漫筆
河西集
辭
五古
七古
江上問答 下解附
澗其集 文華錄
書

譜
言行總錄
師友錄
晦齋集
劉子
傳
書啓
墓誌
書館學蹤校
年譜
簡易集

隱言
中道碑
藏碣
國朝典故
中宗朝
明宗朝
圭菴碑銘
北窓行狀
北窓遺訓
鶴峯集

3487
1736
v.24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谿谷集
俞絳
權轍
南溟集
宋獜壽
河晉賓
金希參
郭珣
丁璜
李楨
崔櫟
金膺年
鄭琢
崔永慶

李濟臣
晦齋集
金光準
簡易集
韓淑
沈鍵
國朝典謨
還陵
金誠一
削勳疏
晉雨儒疏
李鐸
朴淳
仲雪張李
宋獜壽

權轍
郭珣
李弘幹
金震宗
李湛 三
鄭磏
鄭礩
鄭碏
鄭之升
羅湜
林億齡
宋獜壽
北窓行實

鶴峯集
還陵
己巳詩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四

碑銘

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俞公神道碑銘并序

故判書俞公歷事 中 仁 明 宣四朝卒於隆慶庚午其葬也從子忠穆公泓為之志後六十有餘歲而曾孫參議省曾將樹石墓道德水張維為之文而銘之其文曰公諱絳字絳之自童幼氣度不羣及長人以公輔期之年二十二中上舍選三十二登第權知承文副正字選入翰林轉承政院注書累遷吏

東333386

曺郞議政府舍人其於 玉堂諫院憲臺諸職盖迭居
而迭去焉由直提學陞承政院同副承旨自是歷拜
兵曺吏曺叅議司諫院大司諫司憲府大司憲承政
院都承旨户曺兵曺叅判出爲京畿全羅慶尙平安
咸鏡等道觀察使其按西北皆 上所特命也進階
資憲爲漢城府判尹工曺刑曺判書再爲户曺判書
以卒年六十一公之生平歷官大略如此其小官及
乍除乍改者皆不書公天資重厚外嚴而内和其當
官任事剛毅立持論方嚴確然若不可拔者性疾惡
見佞色謟笑者若將浼已然常持大體不苛細能處

元衡怒

靜而制煩存朴而屛華嘗曰吾本無它長立朝三十年未嘗踐權戚家門庭方陳復昌用事嫉公異已恒欲傾陷之公不爲動至作詩以刺之人以爲難其再長憲府也會有林百齡議謚事清流處館職者將皆得罪尹元衡謂公常右乙巳黨人啓請并罪之事且不測賴 明廟燭其狀公得免焉然元衡怒不觧

上爲出公按嶺北將行 寵賚以安之公才猷練敏兼通武略乙卯倭變之後南服多事廷議共擧公按嶺南其在關西也建議築義州城屹然爲西塞保障聚秀民于平壤爲置師以敎之勸課甚備道內頗學

貂

俞絳

者踵至文風大振西士自此多登名科第者前後再長度支每以節用省費爲務雖事關宮禁貴戚者一切裁之以法有可以利國家而祛民害者無不白行之屬吏不敢因循襲習而稍晉之爲姦蠹者稍稍屛戢不數歲國儲漸裕論者稱其善於嗚呼使公而壽考其見諸行事者豈止於是哉公之先杞溪人也自羅麗世有顯人曾祖諱解　贈吏曹參判祖諱起昌僉中樞府事　贈兵曹判書考諱汝霖禮曹判書諡景安公妣昌寧成氏　贈判書聃命之女元配夫人南氏主簿崇元之女生二男繼配李氏無子皆先公

卒男長曰泳郡守次曰涵進士泳有二男一女男曰
大衡郡守曰大儀宣務郎女適生員朴好賢涵有六
男二女男長曰大叔監察曰大脩文科某官曰大徽
文科某官曰大偁某官曰大佑某官女適縣令金滋
判中樞沈悅曽玄以下甚衆詳在家譜公之墓在楊
州東踰嶺内洞之山負壬向丙二夫人葬皆同原其
銘曰
經譏世卿爲非德舉種學趾美君子所與盛哉俞氏
父氏繼榮宗伯司徒克世厥聲嶷嶷司徒勁氣閎度
斥邪抗姦疇爲彊禦歷試五藩于何不臧文翁化蜀

南仲城方再長地官利權是斡剔蠹塞漏邦訐不詘
右之左之公實宜之昌不永年而究厥施公多孫子
有曽有玄餘慶所及克肖克賢楊山之亞拱木欝然
作爲銘詩山石是鐫

行狀

議政府領議政權公行狀

公諱轍字某權本姓金新羅氏之裔有曰幸者以古
昌郡歸麗祖麗祖嘉其功以爲炳幾達權賜姓權氏
邑之古昌古昌後爲安東府權氏遂爲安東人麗有
名相溥至文忠公近以文學名世事我　太祖　太

谿

宗至贊成文忠之子曰踶亦官贊成於公爲高祖曾
祖摩漣川縣監 贈判書祖僑楊根郡守 贈贊成
考勣江華府使 贈領議政妣順興安氏以弘治癸
亥生兒時氣貌異常人知其爲遠器也及長力學戊
子中生員進士甲午擢文科拜成均學諭選入翰林
修秘史不曲筆爲金安老所惡寘之下考 中廟使
人問曰權翰林何事見貶同列以權辭對安老敗復
入翰苑遷承政院注書 中廟甚器之每文義有疑
輒使問之嘗御後苑 命題試近臣公魁於記注篇
未成 上特命趣進其受知如此拜弘文館著作陞

權轍

博士兼侍講院說書尋陞修撰遷兵曹佐郎遂入吏
曹爲佐郎以事左遷兵曹陞正郎屢遷禮曹刑曹正
郎卭文館校理成均館典籍直講爲司憲府持平司
諫院献納者各再兼侍講院文學以疾遞爲典設司
守　仁廟在東宮聞公病遣内侍問疾　賜以藥物
自是在散官者數稔疾愈拜議政檢詳陞舍人兼侍
講院弼善尋遷軍器寺副正講官仍旧甲辰　中廟
昇遐公爲國葬都監郎廳同職坐事公亦連逮奪職
歲餘復叙拜繕工監副正　仁廟昇遐又爲山陵都
監都廳陞掌樂院正以謝　恩使書状官朝京師還

陳復昌而出入散班者久之時尹元衡秉國陳復昌爲其爪
牙公嘗於酒席斥復昌復昌嗛之欲中傷公無不至
竟未果焉庚戌自承文院判校陞承政院同副承旨
積三歲至都承旨病免尋拜兵曹參知甲寅又以謝
恩使赴京師還拜戶曹參議會嶺南大饑　明廟擢
公陞秩爲慶尚道觀察使期滿還朝又拜都承旨入
對　上謂曰嶺南百萬生靈微卿其盡溝壑乎仍賜
煖帽未幾　御筆擢拜刑曹判書時湖南新創倭寇
朝廷以海徼爲重乃推公觀察全羅道兼都巡察使
一道大治歲旱禱雨輒應倭船抵扶安戰捕獻馘徼

權轍

鉛

伸雪

還復拜刑曹判書戊午 詔使來冊世子公爲遠接
使比還伴送至境儐相無違禮焉拜兵曹判書 上
謁 光陵公爲布營使部勒嚴整士無雜次陞議政
府右贊成李樑以冢宰敗 上用人望擧公代之兼
經筵事及尹元衡之黜也公又有力焉丙寅御批特
拜公爲議政府右議政隆慶紀元公進賀 登極將
行 明廟引見公爲勞苦之且曰 新天子踐阼必
有大進退凡 先朝旧人起廢收召者卿其詳訪以
來公退語人曰 上教及此殆悔端之萌乎有能藉
是以訟乙巳無辜伸枉雪誣此其機也未還而 明

廟大行 宣祖入紹大統公復命入對首陳正君心
嚴宮禁之說 上爲傾聽嘉納焉陞左議政時百官
煖帽制甚不典公建請悉從華制論者美之 仁廟
文昭殿
移祔于文昭殿公領其事居五歲陞領 議政明年
公已七十上章乞致仕 上命賜几杖公懇辭 上
曰卿德量足以鎭人才智足以謀國當今賢相無過
於卿有几有杖所以倚扶卿宜勿辭公乞免不已諭
年乃許拜領中樞府事月餘復拜領議政固辭 上
不許曰老成大臣國之蓍龜而予所仰成也久之懇
辭得允甲戌復拜領議政以病辭 上遣承旨挾御
權轍
銘

醫視疾公辭益力章八上乃許至丙子又拜領議政
公又力辭曰年邁病甚且四領政非所堪終不許公
肯入見　上命小黃門挾掖之又以公不良於行至
有肩輿入闕之議事雖不行其眷遇至矣屢以老病
求退皆不允　御批有股肱元輔赤心為國大旱霖
雨濟川舟楫等語戊寅夏感疾會有天變遂上章自
劾疾益甚　上遣御醫視之一夕趣令正席强起倚
人而坐欲草遺疏氣乏不成文失聲號曰吾不復見
聖主矣　上方御經筵聞公病革即命輟講遣承旨
問所欲言已不能言矣享年七十有六訃聞　上震

悼輟朝市三日承旨臨吊禮官致慰再　賜諭祭賵
賻有加有司備物具禮用是年某月日葬于楊州之
洪福山公資性忠醇嚴毅自幼有公輔器度急世之
務靡不講究立朝四十五年歷事　四朝四領台鼎
而人不敢議其疵憂勞國事或明燈達曙每以安民
備邊為重有從四方來者必問民物衰盛邊防得失
平生不喜奢靡不通人問遺其為相也議大政　斷大
事必稽古典擇善而從之遵守成憲不事紛更尤致
謹於刑法嘗曰先人每見戒曰口不道殺字故我屢
執刑柄久處相位而不敢輕用人命論囚必求其生

權轍

銘

道初金安老用事而公忤安老陳復昌張甚而公又忤復昌及李樑敗而公代掌銓尹元衡黜而公旋入相君子以是知公之見重於士論也公篤於內行奉先甚謹宗子貧不能修廟公以家財營之文忠公祠宇頹廢公爲修葺之每月朔集諸孫叅奠撫養宗族恩義周徧貧不能嫁娶者爲嫁娶之公卒之歲政府庭中大槐樹爲風雨所折公曰我其死矣謂諸子曰吾不才致位上相無功德可紀我死無所事碑惟於墓表書某官姓名足矣寢疾近一月無一語及家惟諄諄說國事至屬纊乃已年德兼尊福祿俱備人論

近代賢相以功名終無玷缺者公必居甲乙焉夫人
昌寧曺氏有子男四人曰恒廣興倉守曰愷戶曹佐
郎曰恂某官曰慄以文科進歷內外官壬辰之難為
都元帥破倭寇立大功為中興第一名將聲聞華夷
策宣武元勳　贈某官維晩生竊從前輩名公頗聞
公德業梗槩謹狀如右敢請所以易其名者

謚

權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谿谷漫筆卷之一

漫筆

子復父讎天下之大義其見於周官禮記春秋傳者可謂著明矣蓋三代之治本於教化于時未有所謂律令者則禮之所許猶夫律也自秦漢以降專以法律御世殺人償命為天下之大法而復讎之義不著於律令故歷代断此獄者輕重不齊姑以唐宋間事觀之武后時徐元慶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用陳子昂議誅之而旌其閭柳宗元非之玄宗時張審素之子瑝琇等亡命殺侍御史楊汪以復

父仇為有得張九齡等欲活之帝從裴耀卿李林甫之議杖殺之時人哀之胡致堂亦非之以為免死而流放之可耳憲宗時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詣縣請罪特減死決配穆宗時羽林官騎康憲為力人張泣乘醉拉之氣息將絕其子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木鍤擊之三日死准律當死以其童年能知子道減死一等後唐明宗時平恩縣民高卯超父暉為鄉人王感所殺卯超殺感携首自陳勅減死一等宋神宗時蘇州民張朝之堂兄殺朝之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大理當朝死罪帝從王安石

議特釋朝不問高宗時盜發烏江縣王公衮母塜有司釋之公衮手殺盜詔公衮降一官蓋唐時復讐者多不見原即見原只減死一等耳宋則張朝所殺者其堂兄也況旣執而不告有司擅殺之尤涉不韙發塜雖辱及尸柩然比之見殺則有間矣朝釋不問公衮只降一官豈唐家禁罔稍密而宋以仁厚為治大臣議事多傅經義故用法不同如是耶大抵前代律不著復讐之文故一時議法低昂隨意至大明　聖祖參酌古今定著律條則今之議此獄者只宜據律處之而已不當更容他議

也

河西先生集卷之一

辭

全載本傳

弔申生辭

人有不能已之至情兮斬伐銷鑠而靡亡世并擧而好蔽兮世子奚爲其獨彰般紛紛其離此鄙兮莫愛親之故也專惟君而無他兮迷不知寵之路也遭時勢之不祥兮固宜離羣而贅疣柰吾母不得吾父兮曷人情之所虞讒又不由於他人兮勸世子之號泣于使子指六日以爲正兮君之心又不可傷使子行乎他國兮豈有無父之方世子心

河詩

予忖度兮蓋可哀而恕之人謂章不慈之名兮彼
獨何心而不思昔舜之大杖走兮非大孝其孰容
無所逃而待烹兮吾亦不滿其為恭願聖人之秉
筆兮曷為縱釋而莫窮苟志仁則無悪兮吾至今
乃知其信然後世以順親為過兮徒苟免而違天
復有亂賊之接迹兮彼將謂子為非孝紛逋誅而
爭纂兮言可心之皎皎又孰察子之中情兮但視
天兮茫茫思蹇産之不釋兮獨千載而彷徨

競渡辞

我乗兮蘭舟我載兮荷旗灩浙兮石瀬夕泓兮清

湄懷王孫兮去不敢涕横迸兮情獨傷魚鱗屋兮
龍堂宛在水兮中央所幽篁兮施綵綵蓋瓊糜兮
爲粻儻精靈兮髣髴庶一格兮君王

五言古詩

有所思

君年方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别如絃
矢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偕老目脊更
髮齒泯泯幾春秋至今猶未死栢舟在中河南山
薇作止却羨周王妃生離歌卷耳

七言古詩

河詩

效邕叟戒子歌用其韻

麟厚於 中宗庚子秋登第辛丑春以權知承文院副正字 賜暇讀書堂其冬拜弘文館正字癸卯夏累遷至博士兼 世子侍講院說書六月甲午直在院陞副修撰爲二親老病乞養蒙 恩調玉果縣監越明年甲辰冬十月 中宗升遐乙巳秋七月繼有 孝陵之喪是月家有季女方十三歲得疾已一期遂不能救以死冬十月麟厚病垂絶僅甦因以去職丁未春

有老叟邕平自誦戒子歌三章效杜陵文山體有曰歌正悲歌孔悲歌罔極曰老眼雙淚盈沾一作裙衽曰欲從遠遊天地窄曰號泣旻天天無聲感而效之作此仍用其韻其歌曰

聖主龍飛四十春民祝壽富而多男中華文物太平辰一時風雲傳箋談居然倚玉邀 恩寵分寸未效終多慙嗚呼一歌兮歌罔極病眼雙淚霑裙衫

春坊又帶侍講官一朔經筵於廈屋 兩宮恩渥河詩

謬稠疊　賜醞兮珍羞素食迴　詔門前白儀仗
尒後重鸞遣　舜日嗚呼二歌兮增激烈欲從遠
遊天地窮　乙巳春　帝遣　　張承憲
　　　　　賜謚于　中宗余適有　至京師
仁宗方出　張　天使于慕華館
輿馬縞素　色拜起觀瞻
有女有女神骨淸心閑氣靜端而誠兮蘭已茁璧
無瑕毁瘞空山春不榮致汝無辜一至此百年懟
痛傷中情嗚呼三歌兮歌亦悲號泣旻天天無聲

奇大升傳

江上問答卞觧

韓弘祚問于權遂菴曰栗谷則以尹某為無罪退溪則以為不無社稷之罪二先生所見不同何也遂菴答曰其時事機不可詳知但栗谷初議削勳之際奇高峰不從三司彈議高峰以副學棄而還鄉

謹按高峰與時相不合己巳九月呈病遞職庚午二月南歸栗谷日記有曰奇大升才氣有餘論事果銳尤與李俊慶積忤棄官敀士類多惜之其後連承召命而輒上章乞遞壬申朝廷以宗係卞誣選為奏請使仍拜大司諫高峰不得已赴召四月入京栗谷日記曰奇大升與大臣不協退敀至是敀朝呈病即

適又拜吏曹參議大司諫皆以病辭十月南歸栗谷
日記曰奇大升在朝言多不合自上無眷重之意大臣亦不推重遂決意故鄉中路得病
卒于古阜地金梅堂家梅堂即先生子婦之父也庚午五月栗
谷在玉堂始擧削勳之議逐日論啓自上不聽十
月始命伸雪諸賢叛逆之名十一月停啓丁丑冬
因
　恭懿殿大妃疾病懇請三司又啓始乃削勳
　下曰高峰下鄉在於庚午二月歸朝在於壬申
四月是年十月復爲還鄉其間絶無入都之事
栗谷削勳之啓則發於庚午五月其年十一月
停啓至丁丑冬又發啓其間元無論啓之事則

今曰栗谷初議削勲之際高峰不從又曰三司
彈議高峰以副學棄而還鄕云者皆無所據時
高峰休官退居於光州則於削勲之議啓也何
論從與不從乎且高峰初年一爲檪黨所彈而
其後更無被劾之事今曰三司彈議云者此亦
爽實矣

中途疽發背而死或曰斯文不幸彥明死矣栗谷曰
斯文幸矣彥明死矣

謹按高峰年譜先生十月初三日南歸行到天安
始患臀腫至泰仁疾彌劇仍留調治梅堂金公駞

來問疾先生曰君家有子婦無異吾家也吾病雖篤當力就而終焉命侍者促行侍者慮其勞動請止之先生曰病已至此吾豈死於公廨將上轎扶立整衣命取笠冠之至梅堂臨終命扶起坐良久還臥顧謂子孝曾曰汝性輕薄若有涵蓄意思吾無憂矣言訖而逝乃十一月初一日也是夜公方屬纊而天忽大風疾雷電人皆異之嗚呼先生之病篤也不死於公廨而必就梅堂扶立上轎之際必整衣冠者是誠有得於曾子易簀之意幾勢死三字至是而無愧矣壬申先生之決歸也一時名勝出餞漢江坐客有問士大

夫立身行已有可以終始持守者云何先生答曰幾勢死三字足以盡之矣蓋謂君子出處當先審其幾勢不違於義而且夫知時察勢無苟且之患終以守死善道為期而已聞者歎服尤菴嘗探院宇祭文曰惟幾勢死式所精蘊既見既識斯守之堅與時消息遂指林泉講道著書庶追古先誰謂明誠未及長安云

栗谷曰記曰高大升路得臂腫行抵古阜村舍不起人多惜其才調其下又曰嘗聞客於崔永慶之座吊大升所親曰斯文不幸斯人遽没永慶艴然變色曰高彦明小有才學大有病痛以乙巳群奸為有功以南溟為擾亂朝廷此人之死何足為斯文之不幸乎永慶之言雖過而識者或不深非云

卞曰栗谷日記筆法甚嚴其於一代諸賢或抑或揚隨事直書少不假借隱諱之事若以高峰之沒於中途爲出於疽背則當直書曰疽背而亦當曰路得臂腫若以爲斯文之幸則當直書曰吾以爲斯文之幸矣而不當曰惜其才調又不當借崔永慶之言矣其引永慶之言雖出於眡損之意而只是直書所聞而已其於斯文幸矣直以爲栗谷之言不亦爽實乎

蓋退溪則恒在山林高峰官在朝中退溪所聞無非高峰輩言也高峰旣以削勲爲不可則退溪以尹某

為不無社稷之罪者固無怪也
謹按高峰生於嘉靖丁亥其在乙巳年纔十九聞
士林之變廢食垂泣閉門不出盖是時先生家在
遐鄉年未弱冠於朝廷之事宜乎未詳也退溪則
時在玉堂至入於罪籍中於小大尹往來之言無
不聞之故退翁之還鄉也或問尹某事退翁答曰
尹某本以銅臭武夫奔走宣言於士夫間曰元老
輩謀危東宮不利社稷一時正人君子無不扼腕
期以輔翼春宮以死自許及仁廟不幸遘疾升遐
明廟嫡弟當立文定國母當垂簾而尹某不解事

理惟以一朝失權為憂亦不無希冀之心流言於
前日所知處或稱眼暗士大夫耳雖聞而口不敢
言無一應之者然某猶未免於田李下之嫌於是
元老輩交章競聲論以簒逆又曰以公議論之當
世之士雖曰不慎嫌疑而交非其人實無他意其
罪則可恕某之罪不可赦謀危社稷形影已露豈
可以前日翊戴仁廟之功赦此謀危社稷之罪乎
云云此蓋退翁平日所隱度於心而定其權衡者
也豈待他人之言有所低昂哉至於高峰則童年
家居不必詳知其事機而逮夫師事陶山從丈之

間宜有所講問者矣且高峰之於退翁誠心尊慕若七十子之服孔子則其立朝言議多出於退翁之緒餘是以高峰之入侍經幄也極陳乙巳始末歷擧元衡罪惡以明諸賢之冤枉（谿谷曰高峰當明宣之際極陳己卯乙巳始末開悟上心卒伸公議云）庚午論啓削勳時退溪貽書高峰曰洛中爻象變易不定又發大論事機不可知者殊悶人也其別幅又曰聞復職削勳等事終年不停以必得爲期亦恐聖賢處此必不至此深可憂懼奈何高峰答曰洛中消息杳莫聞知衆論汹汹未知何故使聖賢當此之際其事如何其後

書曰朝争太苦未知果當於義否大升既已不容於時乞賜放黙開口論事恐非所當故只将緘黙耳觀此往復則可見退翁之意而高峰則随問随答耳盖退溪之以為不可輕議者非以削勲為全然不可也只恐因此而激成駭機之促發有此慎重之意耳退溪之逡巡退歩不欲擔當世道者非徒素性執謙而然也盖其一生懲毖在於己卯覆轍觀其與諸賢往復書貼可以詳知也嘗抄送静菴陳啓草於高峰曰觀當時事勢雖不有靖國奪勲事亦未免一敗然所以激衆奸而促發駭機者

正由此一事是乃諸賢臨危不忒直前太銳之故此又不可不知者也退溪之意於此可見矣高峰之於退溪氣像雖不同而至於論事處義多法退溪澤堂李公曰退溪謙冲莊重高峯豪爽俊拔氣像不同然而公服事退溪語默動靜惟退溪是式

謹按朱子之言曰明道伊川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一〻較計云〻然則退溪之不欲削勳蓋亦明道放過之意而栗谷之必欲汲〻者豈非伊川一〻較計者耶兩先生所見不

同而道未嘗不同矣退溪書曰惟公與滉獨無言高峰亦曰只將緘云則先生之於此事亦何嘗大開口論說也其時僞勳子孫族黨咸欲出死力沮戲之際一聞退高往復之言競相敷衍肴動浮言以為高峰之意如此云云以此藉重栗谷之聞而疑之亦何足恠也栗谷日記曰庚午年方論偽勳奇大升聞之獨曰乙巳之勳非偽且先王已定今不可削邪黨以大升言為主識者頗不韙此亦安知非訛言而誤傳者乎崔永慶之直以為高峰之言顯有勒加底意永慶是南溟門徒也南冥之於高峰兩不相許高峰嘗於筵中啓以曹植氣節磊落可謂辟

立千仞激頹立懦而學問則有不循規矩之病矣其後因晉州儒生獄事論河宗岳妻失行事啓以曹植嫉惡之人也以此事言於監司捉囚而未得端緒曹植非有私心而然也自然以可信之人言之故不勝憤惋而然矣云云未嘗有詆毁南冥之言而南冥聞之大怒憤罵曰竒大升必欲拿鞫我矣此人從前言行凶悖吾以為得志必亦士類矣果然矣其言之峻激過當如此於是金孝元毁高峰於南冥曰高峰名為士類而實為義謙之門客南冥大悅使其弟子吳健力薦孝元為吏郎東西

之分始於此輾轉層激至於廢大妃而極矣云〻
右沙溪答友人書○栗谷日記亦曰奇大升言曹植過失故植之門徒聞而惡之　栗谷所
云奇大升聞之獨曰乙巳之勳非偽者亦只是直
書永慶輩所傳之言而初非覈實之論也
大抵退溪不欲汲〻於削功而栗谷以力請必
得爲期高峰則未嘗有參涉論卞之言而今此
遂菴所答以退溪之言謂出於高峰之意豈不
逕庭乎至於斯文幸矣一段亦非栗谷之言也
盖以年条考之則削勳之論不發於高峰在京
時者既有明據又以事跡推之退溪之論本來

難慎於削勳而寔非有聞於高峰者又甚較著中道瘇背之云栗谷日記以路得臂腫明白載録則遂菴云〻不知何所據而言也且其時附會藉重者僞勳族黨也挾憾搆誣者崔永慶之徒也栗谷只聞傳說而直書日記中有所貶議固無足恠也至於遂菴則自言未詳於其時事機而亦不能審慎精辨貶言削勳之議高峰不從三司彈議云〻夫高峰下鄕於發論前三朔還朝於停啓後一年則初何論其從不從而旣不相干則三司又何爲而彈議乎真是皮之不

存毛將焉傅者也直背道死之云是亦折料自
斷而斯文幸矣之云只約略記得經筵日記崔
永慶之說誤作栗谷之言而然耶且此問答非
遂菴之手録而乃韓弘祚所記則門人記事之
多誤自程朱之門而所不免故朱子嘗云程門
外書必加精擇而審取之朱子語類或多錯記
而失本旨者則安知此録不出於記録者之聽
瑩而誤記者耶夫栗谷之於高峰雖以自信太
過譏之而第其論人品則曰氣盖一世亦豪傑
之士也其論理氣之辨則曰論議激越學者是之

又曰直截明白勢如破竹何嘗不以道學相許
而其所不合者更張之議也栗谷則汲汲於更
張高峰則守退溪慎重之意凡於改法革弊之
事必欲持滿而發待時而行此所以不合於栗
谷之意也觀此韓弘祚所錄皆非事實若不及
今精覈而明卞之則高峰將不免暗昧之疑於
千載之下此愚所以痛迫抑鬱不揆僭妄而詳
考年条先後之差違又攄議論本末之所由且
引栗谷日記之所載錄者逐条而下之如右莫
不有信而有徵非敢為無稽之言也覽者其或

察而恕之高峰後孫彦觀謹書

華陽聞見録

乙巳獄

崔慎問戊午己卯乙巳士禍之由尤菴先生答曰戊午己卯士禍之由云云己卯之冤纏雪乙巳之禍繼作天實為之奈何奈何蓋 仁宗無嗣而賓天則明宗以次嫡嗣其位在禮當然凡厥臣民孰敢異議於其間而尹元衡李芑林百齡許磁鄭順朋之徒造出飛語以尹某柳灌柳仁淑等有叛逆之心於 明廟云而造成逆獄以取誣服於尹某奴毛獜等戕伐士林至於録勳此實奸凶之徒貪天之功而陷人於凶

逆之中也此何異於今日之事乎今日之人只因論
禮而陷人於陰奪君父之嫡統正如元衡等誣尹某
有反心於　明廟者相同也吾知乙巳之禍更有作
於今日且今日作禍之徒多有乙巳之遺種所謂穆
者許磁之裔所謂維岳者鄭順朋之後也維岳初似
來附心甚鄙之卒為彼黨還自為好也此不過惡種
血脉流來而然也愼曰古人不係世類尚矣今先生
之言如此何也曰如沈貞之孫有沈守慶鄭順朋之
子有鄭磏此則不係世類者也如尹孝全之子鑴許
磁之孫穆則惡血之流來者此固不可以一槩言之

也

江上問答

韓弘祚問曰栗谷則以尹某為無罪退溪則為不無社稷之罪二先生所見何不同也先生曰其時事機不可詳知但栗谷初議削勳之際奇高峰不從三司乃有彈議高峰以副學遂棄還鄉中道疽發背死或曰斯文不幸彥明死矣栗谷曰斯文多幸彥明死矣蓋退溪則恒在山林高峰常在京師退溪所聞無非高峰輩言高峰既以削勳為不可則退溪之以尹某為不無社稷之罪者無怪也蓋尹某以武夫居帷幄

賛成傳公

故退溪則以為渠輩本無識之人既居大位安能執心如端人正士哉以此疑之栗谷則以為某無彰著之罪而一隊諸賢皆與同好元衡元老本是叵測小人而乙巳 仁宗之薨亦不無後世之疑故斷然以為尹某有罪則是諸賢有罪矣諸賢無罪則尹某亦無罪也既曰無罪則元衡録勳不削何為此栗谷先生所以力主削勳而為後世大公案也

退溪言行録

退溪先生言尹某事曰盖尹元老 明廟之舅尹某仁廟之舅而 仁廟久在東宮仁聖慈孝中外屬心

江問 退論

上下翕然士君子皷舞興起元老輩本以亮狡之人
雖極猜忌而無言可斥雖欲搆陷而無釁可乘趨附
權執求婚於某〻終不許之以此兩尹遂成嫌隙胥
動浮言闕內或有非常變故某亦以銅臭武夫奔走
宣言於士大夫間曰元老輩謀危東宮不利社稷一
時正人君子無不扼腕攘臂期以輔翼春宮以死自
許遂推某兵曹判書以樹東宮之羽翼某自期翼戴
士林靡然從之元老輩尤極嬉嫉不但視某如仇相
與語者亦莫不目之不幸 仁廟即位九閱月而上
賓 明廟嫡弟當立文定國母當垂簾而某不解事

石洲傳

理惟知勢利自意一朝失權更無可為亦不無希冀之心未免尓李之嫌於是元老以此交蠆競螫以纂逆論之推办士林芟夷群賢其禍滔天慘於黨錮何可忍言

韓弘祚問退溪先生既已出去而還祭鳳城君竄啓何也先生遂菴答曰豈敢知也權石洲有詩曰從來戊已可傷魂乙巳年間事更屯千古留名兩學士九原含痛一王孫是非滚滚終難定毀譽紛紛未易論安得長風掃陰翳高懸日月照乾坤所謂兩學指晦退兩先生也

[illegible]問 退論 石洲詩

南冥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與子強子精書 子精鄭搆字　子強吳健字

前月獲承子強脩復想通来仕履平康未認子精起居何如且作何官耶只增黯懷則荷賜不死来月初一日發還故棲但晋山有淫婦獄大起簸之者在中道而發時指我爲據者爲淫婦之夫河宗岳其先妻乃吾亡兄之女也門户相連而奉我爲辞新監司之来已放出矣罪人三四輩囚係死而復生其爲惡毒宜無所不至潛懷兇計必欲射殺云非但丙丁而已

南冥儕　河宗岳妻事　南書

李楨

一日禍起將及合族遇害安知天作之禍遽發於人
事之外乎之海則一家喪哭之山則一室抱憫身瀕
於厄雖欲自反而無地唯自待天而已十年之前曾
對剛而(李楨字)憤説淫婦之事曰公為一室之人何不
縛取行祿婢子投之於江乎剛而默然不肯答破僕
心甚不滿及後聞之則已受河宗岳漢江邊沓地及
沓守奴數口於淫婦令之事發也極力伸救於監司
及推官曰此事曾聞於南冥南冥乃聽之誤也一家
之事吾自親見孰與耳聞者乎吾雖不能討賊豈黨
惡者乎其言如此故罪人全指我釋憾是剛而置我

於族戚之地也其通書於我也曰人言騰播已久必
先殺其婢與其夫將此意已通于監司推官云其宗
不然崔見叔（崔應龍字時爲晉牧）訪我聞之則全無是言云極
力伸解之朴監司將欲盡放而在中道改牒曰有識
者之言亦未出於正更推十年前婢子剛而於是知
不能掩蓋忽致書於我曰燈下不明知之太晩無面
目進見於左右又首其不明之罪於朴監司追及京
中又謝於推官曰吾初爲人所瞞公等爲我所瞞云
猶且委馳人於礪城尉極陳其曖昧都尉與吉元情
分自童稚深篤到界即欲放去劉而復相對終日無

南

書

所不救用是即解放劉而於此三次反覆初曰昧〻中曰果然終日虚事此果讀聖賢書嘗說敬義者事乎曾謟彥久（尹椿年字）後事公擧（李樑字）更謟友人於禍中受賂於淫婦輩棄亡友義所當絶也吾已謝絶僉意如何患難吉慶朋友在所相知者敢及之曾聞士論方明而公道顯〻乃至此極尚可以仕乎尹子固去秋訪我言及此事聊陳之公等雖欲舒禍已無下手地矣奈何奈何十月二十七日（先生嘗作李久碑銘集中削去）

尹春年

行錄

門人金守題

一時名士如聽松成先生（守琛仲玉）大谷成先生（運健叔）東

植

成遇
郭珣

洲成先生（悌元 子敬）黃江李先生（希顏 愚翁）松溪申先生（季誠 子誠）
皆爲知己友成參奉（遇 處中）郭司諫（珣 伯瑜）交契亦厚二
人死於乙巳每念之未嘗不流涕與人語及必嗚咽
哽塞至死不忘與三足金先生（大有 天祐）交道最深嘗以
天下士許之三足家富其卒也先生視之三足念先
生貧乏遺令諸子歲遺之粟若干以示先生先生不
受以詩復之曰於先亦不受此人劉道原所以胡康
侯至死貧不言其辭受之不苟又如此

文定
兩尹

晦齋
李霦

年譜

世宗嘉靖八年己丑先生二十九歲○六月文定王后升位先生嘗言尹任無識部夫尹元衡奸巧莫測六月晦日 文定王后入宮七月初一日大雪是時元衡氣勢稍張東宮已覺孤危兩尹勢將相軋而強弱已自不同天之示譴又如此時事可知因絶仕進之意潛先林下學專爲已任来棲息于宜春之明鏡臺

十三年甲午先生三十四歲春就明經試不利先生既輟司馬奉以親故就東堂而已丑以後志益踈爲至是雖棲鄉埜專意性理不事講誦故竟不利

十七年戊戌先生三十八歲除獻陵參奉不就晦齋李先生以遺逸薦李霦亦薦之故有是命

二十二年癸卯先生四十三歲晦齋李先生爲本道監司以

識晦齋 不退

李霖 郭珣 成遇

位笑奎 庵

南

書求見先生先生辭不見（晦齋素聞先生重名及爲本道監司來也頻有書求）

見先生辭之日寧有呈身擧子乎摺念吉人歷仕四

朝歷四十六日吾知相公鮮啟田里之日不久當角

中相尋於安康里第尚未晚也○晦齋嗇

語人曰曹某識我尚不退休慚負云云

二十四年乙巳○（仁宗大王元年 先王四十五歲）七月仁宗昇遐

是年李芑尹元衡構殺桂林君及尹任柳灌柳仁淑

三大臣又殺直筆史臣安命世仍屠殺善類盡明

廟幼冲嗣位文定王后攝政元衡以文定之弟

當國用事素與尹任相軋成隙乘時構陷以爲任壽

謀欲推戴桂林君以大逆誅戮一時士流波及者甚

衆李大諫霖郭司諫珣成叅奉遇皆先生之執友也

俱被慘禍先生常語及必嗚咽流涕至死不忘

十一月丁丑夫人憂

二十六年丁未聞宋圭庵訃爲位哭之（九月副提學鄭彥慤啓曰）

良才驛壁朱書曰女主執政於上奸臣弄權於下國

之危巳可立而待也李芑等抵掌欲以此爲網打之

年譜

植

訃論殺鳳岐君因加罪乙巳餘人一時名士

爲任哭之

殆盡無遺宋圭庵亦被賜死先生常痛惜之

二十八年己酉先生四十九歲八月遊紺岳山 山在居昌縣界先生偶遊

乙巳以後歛退

於此咸陽文士林希茂朴承元聞而馳到待與之同

有洛川一絶○是年李洪男上變告構殺康惟善等

三十餘人○按自乙巳丁未大鍛之後人心不服清

設間發元衛等欲一威鉗制而李洪男吉其身洪流

與康惟善等誅乱欲推戴毛山守奸黨相度逐成大

獄辞連屠戮者至三十餘人善先生於嘉靖已毋巳

見竄承躑閻之像便恩君子夬〻之義而乙巳以後

奸凶制國命士流爲魚肉方是時先生有翔千仍底

氣像行藏之

義豈易言哉

四十三年甲子二月與李龜巖楨會斷俗寺 時龜巖以頃天

府使來省其先墓約先生會話于斷俗寺趙大笑軒

宗道及君干士流居往龜巖語及義理疑處先生喫

緊論卞龜岩因問士族婦人有失行士子可以治諸

先生曰士子治已不暇婦人失行自有〻司治之大

士子不可治奸婦

笑軒嘗以此稱道于士友間○退溪先生與龜岩書

畧曰南冥萶寺之會甚適有何詼論李可因風得聞

緒餘

耶

絶李楨

隆慶二年戊辰絶李龜岩先生與龜岩初有交分後晋山河問獄事起龜岩與

其家門戶相連極力伸救而且修書謝先生曰楨爲

河門從尼弃所瞞輕蔑言設捫舌莫及罪安可逃痛

悔前言之失宗以致人設也云云後又救解於方伯

不遺餘力故先生悪其二三其德而絶之其後龜岩

之孫鯤叟憤其絶交作辨請張誚侮殊甚○李松庵

曾龍蛇錄中有曰金鶴峯與鯤叟初與相仔及聞鯤

叟締結湖人詆謗先生後三至而絶不見問吊長曰

鯤叟何如人長荅曰鯤叟果險詖一家之所難堪鶴

峯撫背曰德溪可謂有子矣蓋鯤

叟於長爲妻叔而對以宗故云

言行総錄

○李芑嘗出使嶺外芑嘗以喜讀中庸爲時所推以

南

言行錄

李芑中庸

書抵先生論義理疑處先生答曰相公以植桒擧業入山林意或積學有見而不知被欺已多矣此身多病仍投閑靜只保得餘生義理之學非所講也芑後卒爲乙巳兇魁

晦齋不明

○先生曰復古學聖賢之道而致知之見不明當時大小尹之禍朝夕必發國勢杌揑愚婦所知猶不早退於官界之日以至於負重而不可辭流死異域恐虧於明哲之見也

宋圭庵 師友錄

神道碑　　宋麒壽

南

惟我從兄圭庵遘禍於嘉靖丁未今 上宣廟踐祚命
復爵秩唯是墓道昧〻無徵敢紀其世系叙其德行
履歷以識之惟我宋氏恩津世胄六代祖諱愉隱德
不仕號雙清堂雙清以下諱繼祀持平諱順年禮曹
正郎諱汝諧安東府使叅奉諱世良於公為考〻若
祖以公俱 贈爵妣文化柳氏即高麗大師車達之
後以弘治己未日南至壬申生公婧好靜秀長益端
重在髫齔耽讀書遂大肆力於文捷正德辛巳科選
入史局俄遷弘文正字仍 賜暇讀書乃一時極選
而於公不為榮也由正字轉至修撰自是出入清顯

宋圭庵

薇垣霜臺夏官春坊中書皆所歷敭其在臺金安老用事輒力劾未幾出牧濟州擠之也與疾還養斐成文繁治之僅得原流泗川姦人伏辜 徵拜禮曹叅議遷承旨己亥特陞嘉善爲兵曹叅判歷禮刑二曹丁内艱服闋拜大司成倡以性理之學盡其誘掖之方諄諄不倦出於至誠士皆願立於館下而有所矜式爲移大司憲吏曹叅判出按湖南首訪有道之士務講學敦教化南俗丕變得於觀感者多及奉使上國一行且不污貨華人稱公以一片氷玉 中廟賓天朝議須公調劑道拜憲府長公亦謇謇自任時權

姦李芑尹元衡濫荷 恩命則全臺論列奮不顧身
而至有以他事欲罪元衡兄身者則乃謂在先朝則
可 毋后在今不可遽爾其深憂遠慮爲 國家謀
者類此迺爲漢城左尹 仁廟繼陟時事大変曩時
側目摘公罪不得指爲浮薄領袖斥放田里一室圖
書對越神明時有遺懐之作冲澹自適若無意於人
世而其愛君憂國懇、不已之誠未嘗一飯忘也曾
未數年後 命至是九月戊辰也嗚呼痛哉谷即沐
浴具冠帶從容就命神色不亂語其子勿以我爲戒
怠於爲善且貽親舊書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云是

夜白氣貫屋亘天彌日不散豈無以致之歟公自少
已有成人儀度清脩拔俗不以事物嬰心慈詳愷悌
好賢樂善晩而求道慨然有朝聞道夕死之志屏去
浮華專務篤宗聖賢之書未嘗釋手邪僻之氣不設
於身閫於中肆於外望之知其爲有道君子也行之
於家極孝悌推之於國盡忠恕以至待人接物無間
也平生行事正大明白無一毫可訟是雖天資之美
而學力所至夫豈小哉至如孝感有應白鷰来巢友
愛天至恒同寢食在谷爲餘事不必論也且與金慕
齋李晦齋二先生同朝推許或將格君之疏必取咨

斷或托安危之責於易簀之際相信之篤至如是後
之欲知公者盡於二先生觀之噫公之所成就如彼
其卓〻而齎志而殁爲世大戒不亦悲哉斯人而至
於斯豈獨斯人之不幸也公諱獜壽字眉叟圭庵其
號也以其年十一月辛卯葬于文義治西楮子山夫
人兆右夫人安東權氏牧使慱之女菊齋文正公之
裔賢有範先公巳男曰應慶娶府使李震女、適士
人權順忠敏公健之曾孫應慶有女無子以公之兄
孫承祚爲後女長適幼學金丈一次適佐郎李廷馨
順有男曰和龍仁縣令側室女適宗室丹城守鎮生

李廷馨

南

宋圭庵

男女幼公之巨也人咸咨嗟痛惜而其餘風遺韻至今猶使人感發而況湔雪幽枉　恩及泉壤亦可以少伸忠義之氣矣遂爲銘曰胡賊之豐兮而命之偏不怍于人何負于天、、之茫、、吾不知其然有不能不存有不得不傳百世在後其必有慨然於斯者焉

遺事

宋棋壽 德恩宋麟壽圭庵之從弟也畏禍浮沉乙巳年間然做好官及圭庵被禍尹元衡謂麟壽曰圭庵獲罪心有所未安耳棋壽曰特地梅花豈能獨存人之生死莫不有數一世之人非笑之

丰庵

李栗谷曰公爲人忠孝俱至幼年喪母任情過哀所伏苫席因淚必腐燕栖廬幕其雛皆白人以爲孝誠所感及立朝名重一時 仁廟初年士林倚以爲重不諒時勢欲做三代事業群奸側目竟得禍

河司諫

公諱晋寳字善哉晋州人考諱淑承仕郎母咸從魚氏大司諫灌圃得江之女嘉靖庚寅生公幼時岐嶷不群聰明絶人讀書三遍輒不忘乙卯登第爲承文院正字翰苑銀臺春坊騎曹霜臺栢府靡不歷敭外知州府事者五嘗牧星州倉儲數十萬斛陳腐不可

南

河淑子晋寳

食散収常依舊數民甚病之公散二而収一用加耗補
之一州飲德國計亦不屈金海之逋欠積久徵還甚
難爲害將不細公取其券燒之節官用以足之民久
而不忘立碑頌其政密則民俗好鬼神府境有妖祠
士女坌集公曳出神像投之江妖惑始解旧染稍新
好訟習成士家婦女多入訟庭不以爲耻公常以廉
耻曉喩久而漸革越三年前江舡敗有溺死者照舊
當遞士女閉城門圍守月餘不解事聞許令仍任府
民亦立石頌德爲公天性寛厚神氣和平々生無疾
言遽色望之知其爲愷悌君子也居家友愛和樂人

不間爲其接物也是非內明臨事也圭角外藏喜稱
善而容不善德量有人所不及者莅官淸儉聽訟公
明撫民以仁愛御吏以嚴明民懷吏畏有古人風以
興學養老育人才尊高年爲務頻設老宴勸誨不倦
尊先聖祭社稷必齋沐身親在官衣服辦用家力決
訟不受紙貨薄於自奉厚於恤窮而仕宦未嘗枉尋
干進位不稱德識者深惜之年五十六而終

遺事

公嘗爲柏府累度上劄論劾權奸尹元衡南冥先生
致書稱奬爲府使河珽死於乙卯禍久未伸公又論
解叔母晉賓

上劄劾尹元衡 乙起巳 南

雪之人皆嘆服爲晩與守愚崔先生爲道義之交及
公疾革也守愚來問疾而親自湯劑及其歿襲歛之
具皆親執而備禮爲擧所儲棺材以賻焉歿得仁者
之賻爲附身具弔者大悅

金七峯

家傳略

公諱希叅字師魯家在七峯山下因自號七峯山人
嘗以進齋名其書室辛卯中司馬庚子登文科出身
時考官慕齋金先生安国得其對策喜曰必士人也
遂得擧慕齋又力薦入遴提院與河西金先生㩲厚

相與交契甚深公常杜門自守不喜交遊河西嘗言
慕齋之賢勸之往見而公亦不即從後因公事始造

乙巳後自晦

其門乙巳以後世道難危公益自晦每公退杜門絶
迹未嘗尋訪人人亦無來訪者門庭常閴然以此經

陳復昌

歷危險而得免於世禍爲正言時忤陳復昌出爲高
山察訪未幾還朝歷官吏兵曹郎以多病告未嘗久
於其任辛亥受敬差之命踏驗災傷於慶尚右道

李芑

辭 朝政丞李芑謂曰國計方不足公須嚴劾將熟
作荒者若將荒作熟者按事精明州縣憚其風采莫
敢欺瞞深山窮谷靡不親歷按劾數邑皆將荒作熟

南

金希參

者也　廟堂不恍寢其事公按事時訪南冥曹先生于雞伏堂南冥知公有敬田之計因勸其早决云癸丑拜司饔院正以病求外補授三陟府使爲政以慈詳愛民爲本不施鞭扑而吏民愛戴治爲一道最府中有白雉岐麥之瑞府人欲献于　朝公止之戊午因御史狀啓以善政陞通政大夫己未以疾還鄉庚申九月終于正寢享年五十四公於物絶無嗜好田園財産之類無一留意至於文房之兒亦遣已而未嘗留意其間接物之際一以至誠人無老幼貴賤惟恐有傷其意常時言語恂恂若無甚可否而至於是

非所在則斷然堅執人莫敢回奪公嘗卜一妾金河
西日公內子提挈群稚子窮困家居公遽有妾媵自
享飽煖之樂於公安乎公矍然遂棄之河西每稱其
難脩然一室左右書籍每中夜起坐儼然莊肅諷誦
聖賢訓辭至暮年猶然愛誦大易及庸學語孟之説
嘗曰每於中夜室人寢息之後獨坐誦大學知止章
殊覺意思明快也事親極其孝於宗族盡其誠有一
庶兄希賢居處遊學未嘗不相隨希賢亦至誠事公
公歿白笠三年如執親喪待子弟惟勸勉義方未嘗
嚴加訶責而至於非義之事則皆畏公之知而不敢

爲也於祭祀極其誠敬自初至終未嘗少懈至晩歲多病或使子弟代行而公危坐致敬至於終事亦未嘗少忽也襟韻飄洒雅好佳山水雖遊宦榮達而其志超然常在軒冕之外晩歲還鄕種松蒔竹爲終老之計卜地於鄕水之濱將築書室未就而終公有四子長字弘牧使次字宏副提學次字容監察次字顒叅判

遺事

尹春年公有藻鑑能知人邪正尹彦久立朝之初言論頗清疎人或見欺而公獨知其懷姦絶不與交

郭警齋

萬曆五年夏察訪郭懐瑾狀先司諫来視曰惟先生能重褒吾父心迹其必能有以發之敢以請嗚呼尚忍言哉謹按其世曰郭氏出玄風爲望族世居清道郡之大坪村有諱成己司醞署直長生諱孝元長鬐訓導訓導生諱遂寧司宰監僉正聘永川金氏忠順衛哲端之門弘治壬戌十月八日公生永川蒼水里第諱珣字伯瑜其官曰嘉靖戊子文科第幾名乙未成均館博士校檢戶曹佐郎丙申眞寶縣監壬寅典籍刑禮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持平癸卯舒川郡

南

郭珣 郭珣

守甲辰司藝司成掌令乙巳司諫相禮弘文館校理
知製敎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七月告身
盡褫越二十四年戊辰職牒還授其葬曰乙巳九月
十五日在理而終靈柩之南也宋圭庵遺子應慶致
奠礎又爲之喪具以送李公潤慶浚慶鄭公源宋公
棋壽李公若海沈公達源李公弘幹鄭公潚助以衣
服米布紙席其賻不以名者亦多次于中原灘叟公
爲文以祭而哭之慟資以糧饌人馬及葬成聽松作
主寄爲重吉公牧星山朝夕祭粒月致不絶明年十
二月十七日窆龜龍山五福洞之卯向原至其德行

南

則不可一二舉少瑩秀稍長勇逸秉不屐跨墻屋如
飛人皆異之年及成童始就學自是連捷發解聲稱
聞嶺外先大夫卒官于都既挽轝故里貧無以爲
葬破產負土而營之喪制一依文公家禮鄉人訣其
孝穉穉夙興冠帶謁祠堂仍省大夫人風雨不廢常
曰男女七歲坐不同席內外不可不別雖娣妹之家
亦未嘗入內御臧獲寬而莊先世老僕不曾名呼上
下皆得其歡心有寡妹無屍輒捐其家表姪葦食貧
割田分界之凡饋遺非親舊不受受必盡獻大夫人
媳婦李氏製衣以進頗精細郤之才出仕便乞春專

金華叅郭珣

城以行其志任五期而罷受而不辨至家屢空晏如
也乃於雲門山中占一區曰東京丘有水石林壑之
趣遂手誅茅塈土囂然爲終焉之計辭臺職復爲郡
櫛爬俱至絃誦偕作未幾被　召推耋咸啼顧借立
朝神相敎然望之知其有大丈夫之風爲常喜讀庸
學尤好中庸公退必讀二十遍雖夜必盈其數而就
寢侍　書筵首言爲學必以敬爲本而人君之學與
韋布不同云云　仁廟歎賞不已命書以入竭誠諫
職有懷必達當事不避始終如一所撰疏劄深見嘉
納辭疾回鄉行李草草如布衣時出谷館夫遮馬揮

之曰司諫行且至不可入矣在山寺承聞　晏駕北
向哭絕而殖者三奔哭　闕下啟稟大夫人曰權判
書貢一言爲不負國大夫人在兒未敢爾金吾之来
祈訣毋不可大夫人出路傍公再拜跪曰何慮勿念
向庙又再拜去顧察訪曰吾不克終孝吾罪也吾非
好學致汝其讀書無怠至新寧勅諸第曰善事老母
吾無累汝也先業不墜只遺懐瑾書毋可也每早必
梳髮聞慶宰趙應世曰何心爲此公笑之至安保驛
命諸子名字入錦衣衛但曰父死子紬兄亡第及古
今通義容有一寸邪意遂開口不言曹南冥語諸生
金鼎孝郭珣

曰郭其不愛官爵好賢樂善使遇可爲之時必能爲國做事其不素餐明矣灘叟公謂權相公曰郭伯瑜其直如矢其亦可謂知言也與嗚呼公以強項直躬之資有聞義見善之識宜其不容於叔世而至殺其身而後已焉則天之不可諶也甚矣雖然天未嘗不定 明廟晩年大悟令 上首發大霈而察訪蘊幹蠱之才霑錄用之恩護同氣以克家飭一己以奉公玆蓋公之遺教有以使之而其寔天也非人也嗚呼休哉

遺事

珣

南冥先生嘗訪三足堂邀伯瑜来會伯瑜即馳往騎一牝蹄帶一壺酒而行到三足臺言路間過多人防川喫午飯處其中年少者多言此等人行色不似两班何敢衆人喫飯而不下馬至欲打下馬若干人呵止得免来南冥曰捉下打了則何曰人衆打了只當受之奈何南冥曰公行色草〻太過以先人遺軆受其歐打可乎此不可不慮也伯瑜曰後當戒之

其享祀文曰貫冬松栢不惕不疚鴻漸未久乜得於後

丁游軒

南冥

丁熿

先生諱熿字季晦號游軒姓 出昌原遠祖先純仕新
羅爲大相曾祖諱旱雨以孝友特異薦於朝授職豊
儲倉副丞祖諱暉典牲署主簿考諱世明四山監役
孝友傳家三世行誼具於慕齋金相國所撰監役公
墓誌中監役娶議政府左議政權擘之女 壻掌隷院
司議金壽亨之女以弘治壬申二月十三日丙戌生
公始公放過蒙訓已踰齔傳之年嘉靖甲申監役卒
於京第從伯氏附柩南来伯氏閔公失學香火之暇
欲授之學鄉遠無書偶得宋史一帙始與之讀日覺
其領解及期已曉文義自嗜不懈服除還京猶從伯

南

氏登第公益自力爲志存遠大丙申秋〻中廟試諸
生于慶會樓北苑立諸生燭刻以論頌唱拔四人而
公亦與爲時年二十五矣遂補承文院正字序遷著
作已亥母夫人棄養伯氏佐幕嶺南公獨遭罔極既
括髮病遂作水漿不入口幾絶者累矣伯氏奔臨哭
擗且撫强以飮饘及發引親舊咸言其未可就途必
欲留公調護公曰既無所逮及又離吾兄而猶望生
全乎匍匐隨之達于壠側較得分痛之力僅〻支綴
始克襄事逮朞將周伯氏毁瘠已甚纔經祥練遂卧
不救公之哀痛爲如何哉殯于廬側製麻而哭之大
丁殯

事自致之餘不誘以無財等以油灰礱石封墓無所
不盡其誠辛丑春制畢歲餘仍居墓側至冬陪寡嫂
返主于京同爨如舊俸祿入于嫂氏出入必稟命爲
人益推服由著作至博士壬寅陞承文院校檢拜禮
曹佐郎 經席有以公之孝旁聞者特加嘉奬焉癸
卯夏爲成均館典籍甲辰拜司諫院正言陞禮曹正
郎遷兵曹正郎歷校書校理刑曹正郎拜司憲府持
平遇事論難上劉直言屢受 寵允乙巳復兵曹正
郎又拜司憲府持平兼春秋記注官 中廟新陟明
聖時潛邸疾自內拘忌欲輟魂殿香火大臣迎合公

南

彿進言曰自 上聖學高明豈不知謬戾之甚而且
順 慈旨其如修齊何如 仁廟但爲之改容一日
正言李輝來見正郎李中悅時 明廟患疫甚苦中
悅曰 主上無嗣臣民仰戴只此一身今聞此言懷
抱甚惡輝答曰厥終之事何以知之而汝爲如此論
也後中悅來見公曰李輝誤入矣所論不正公曰父
死子繼兄亡弟及古今通誼且有嫡統一人更有何
議 中廟既葬卒哭而 上之執喪逾制日就難全
群臣庭立泣請累日 上意猶堅有議特推入外舅
丁獚 反覆悲謝上下之情以冀萬一者兩司首貟叅聽而

來公奮然佈建所叙苟且無謂夫君父也臣子也阻之內外只憑宦寺僅聞君父之候此叔季危亂之機一二大臣誰阻乎其入而必借乎彼我亦有宗室眷舊其視外舅孰親孰疎我邦不親內宗而重外家上下之偏失今為 國家莫大之慮而猶循其失於正始之日可乎公請入藥房叅視劑藥有阻以不可者公曰許世子止不嘗藥聖人以弑書之君父之疾委之醫官可乎 仁廟以七月昇遐八月卜因山攢塗未乾少有不死君父心者宜有所不忍遽也而罔或敢以為言者公獨挺然抗疏以為送終大事也自天

子至於士喪制一定而不可易何汲汲祀禮之失而
冐不懷之嫌乎不報尹潔繼入文字而且曰 殿下
之臣惟丁熿一人而已拜諫政府檢詳俄拜舍人
明廟幼冲不親萬機秉機備禍怏其嚙者攘臂而諸
立雖公心迹昭然氷炭之勢自不相容丙午罷歸南
原丁未九月副提學鄭彦慤上良才驛壁書大奸李
芑鄭順鵬等因以網打一時名流圭庵宋麟壽李若
氷柳希春金鸞祥權撥等連名貶竄公亦在其中初
配昆陽戊申移置巨濟其始也自分必死操心竢命
不喪素履累閱星霜泰然安之除文字外無所用心

旁取子史傳記之文勤若讀之在謫十六年猶有惓
惓愛君憂國之誠顯於容形於體常草疏極陳時弊
將欲上達曹南冥往見力止之不果上著壯行通考
負暄錄各十餘卷彙分類輯皆切於觀覽既乃思其
枉費精力不若潛心聖賢之學蓋將用力於文字之
外而欲有所自得也不幸瘴海之中累屬疵喪之患
愈遭愈酷憂惱成疾庚申七月初六日庚子卒于謫
中享年四十九矣遐邇驚嗟士友擗踊其年十月返
葬于南原府北院堂山先兆之下後二十三年壬辰
孤至遭後喪擇別地以公兆次水土淺薄遷于先兆

之後而同室爲坐乙向辛之原也公生質甚美天資
暗合於學問未嘗苦心潛研而孝弟忠信坦然由之
其得家庭者亦多矣南原雖曰素鄕無先人舊宅其
在憂廬欲營屋爲喪畢安重之所公自以其意布置
間架爲同堂異室之制伯氏喜與之合伯氏諱煥方
嚴正直抱負需時 朝廷惜其未及於用屬望在公
公能益有樹立不隕厥聲授之機要據經論事常自
言吾之立朝言論文字皆自春秋發之與圭庵宗先
生久同臺憲動相契合不爲激訐而亦未嘗依違朝
廷倚以爲重尹任嘗除秋官長公與同僚論之公適

南
丁穡

在告不待完準而停啓圭庵仕罷即訪公曰今日停啓終未見爲上計也公曰　主上一國臣民所共仰戴何爲出此言也圭庵慙謝不已及獄禍方嚴尹元衡欲脫於禍網令所厚名士尹春年力勸公見巳其人以尹生員稱號昏夜潛來反覆禍福爲言公佯諾而送之終不果往東裝待譴元衡雖不敢營救而猶未釋然忌公其在謫中亦托私人之往來島中者以覘公意又有一人道其間訊請奉一字啟報相公且前且逼移時不去公以死自誓曰我朝夕待命豈敢相累其人遽起其先後終始不肯自黙如此

遺事

鄭寒岡曰丁舍人以真西山仕於理宗朝爲疑此是發前儒之所未疑

李龜巖

行狀略　丁焰

公諱楨字剛而生於正德壬申幼性敏學才業夙成十二歲魁本道夏課十七遊泮宮有聲稱適圭菴宋公謫公之鄕便從之受業焉嘉靖丙申春壯元別科己亥拜漢城府判官孤兒訴權貴奪其家舍者堂上右勢公爭之不得辭以病去辛丑除榮川郡守甲辰

楨

南

李楨

乙巳心表

乙巳 二聖継陟公皆爲之心喪三年考滿拜軍資
監僉正以榮川治最增一秩乞便養爲善山府使民
有告娣連獄者周旋欲置之死監司信人言公察其
冤知不可爭解印而去庚戌丁外艱憂三年衰麻不
去身制畢由典籍陞直講司成與退溪先生爲長貳
爲諸生口講文論不爲備員計未幾補清州牧使政
成褒聞 命賜表裡一襲甲寅以孝聞 奬加通政
乙卯錯安傷罷同奉券家食者三年己未擢入政院
嘗入直持 宣醞賜狐貂褥 命製二律以寒夜
賜毛褥宜奬忠孝臣爲題以示眷注之意庚申陞右

承旨其請覲母也　上謂其有忠孝之性令下書監
司題給食物及還轉左承旨轉兵曹叅議尋拜大司
諫三辭不允而就職數月以疾固辭遞爲上護軍
尋爲慶州府尹治條既舉羅之諸王陵墓之廢圮者
皆爲之封植於武烈王金角干庾信之墓爲文以祭
之以其君臣相協統合三韓曽有功於斯民也又建
西岳精舍欲學者聚而讀書焉及瓜而来由户曹叅
議除順天府使寒暄金先生嘗謫居城西玉川之上
累石爲臺名以臨清日游息其中公首訪而遊焉就
建景賢堂春秋處祀立精舍其傍以處學徒且贍其

南

李楨

希爲久遠之規又取寒暄所著文字及所撰述者刊
之爲景賢錄丙寅母夫人棄養公衰年宿病自侍藥
衣不解帶食不下咽者已多日至是喪禮備至如前
喪丁卯　明廟昇遐訃至公哭擗爲次制斬而服之
上之元年戊辰　召以副提學纔外除羸瘠甚拜
疏乞免自是除拜皆不赴辛未六月足生惡腫治皆
不效嘆曰是不得全歸矣因泣下七月卒于正寢享
年六十公端莊渾厚得於天稟自見退溪能自得師
終始典學罔覺之愆宜不可以一二計也其於義理
之悅心不啻如芻豢之悅口既資於宗師足矣有士

友相過不恥下問必相與論辨於書則求之濂洛關
閩之說足矣下至大明諸儒所纂錄著述者皆取而
刊布之欲與學者共之其用心亦已勤矣居家日必
冠帶謁家廟朔望俗節皆親饋奠忌日則齋宿十日
既祭二日復寢自喪畢之後築室於松楸之下扁曰
龜岩精舍杜門斂迹專精讀易以是卒業焉

遺事

乙巳名流投竄海島人莫敢相近龜岩一棹危帆遠
涉風濤樂與之遊

崔處士

南

崔櫟

樑

墓碣略　　李山海

公諱㯙字大樹崔出完山輿地志有三崔說即其一也考諱希曾隱德早世妣慶州金氏甲山府使興孫之女也嘉靖壬午生公生而頴秀嬉戲異凡兒不勤勸誨開卷通大義髫時袖所撰文就叔父正言公希益求正覧曰吾不及矣時天寒着貂掩脫之與族老不色難稍長篤學常愛近思録性理大全初受業於徐花潭中企齋寄長律令門生次之第二聯終宵對月非耽景盡日投竿不取魚先生歎曰此真道體之吟也後從成聽松曹南冥遊二公皆敬愛之尹學士

尹潔

潔豪士也嘗對娼飲畏公知開戶公入而正色不言旋罷席盖憚之也乙巳之獄以隣證被逮知舊皆驚

桂林曹知

奔入金吾公顧曰地禁不當如是及庭鞫供以曾知桂林問事官色变再三問何從容應之曰當時唱道去唱道去以是知之近來聞不得矣得釋還從宅有顯者高價求買辞以已與人約不可負其人曰雖未得家得人爲自是益無意人世有超然長往送老山

檪

擢遺逸

水之計 仁庙初設擢遺逸士登多署公會 上賓事寢庚戌九月初二日以病終于漢陽之東村壽二十九病革托二子于閔杏村純杏村乃公志友也嗚

南一

崔檪

禧年

呼公清高超邁有容量平生無嗜好〻讀書不事産業孝友純至夫婦待如賓所過欽德慕善雖愚人見輒革心爲脊坐一室左右圖書置神仙爐煑酒茶燕居若和春對後生談論道義毅然不可犯噫以公之德之才生而壽不永志不展長夜于泉壤天果何心哉

金判事

金禧年名禧年字慶老中司馬不第以蔭補官乙巳爲奸宄構陥杖流于定平後蒙 赦官至正年至八十而終當訊鞫時受刑甚酷脚骨碎出公以爲遺體不可棄

先生指南冥、故常入囊佩持云云天性好賢嘗屢謁先生先生歿作
挽詩曰先識愚翁與子誠長懷夫子擬山瞻雷龍舍
裡初迎笑楮島江邊又劉談薄劣敢當朋友許依歸
還幸旁師嚴迺来不憖天何酷無復吾儒道在南觀
於是詩則其尊敬之意可見

鄭藥圃 貞簡公

公諱琢字子精藥圃其號也生於嘉靖丙戌十月戊
午九歲喪母夫人二十一歲而孤猶能自立嶄然爲
大儒壬子中司馬戊午登文科初入校書館人皆以
爲屈而公略不介意勤供職物儀遷典籍拜司諫院

南

金禧年 鄭琢

劾尹元衡

正言首劾尹元衡等專權誤國之罪謇謇有古直臣風遂入玉堂爲修撰歷禮兵曺正郎司憲府持平至執義弘文館校理吏曺正佐郎議政府檢詳舍人萬曆二年以副應教陞爲同副承旨轉都承旨五年由禮曺叅議出按關東郎七年春復爲都承旨八年陞嘉善九年拜吏曺叅判十年陞資憲爲漢城判尹歷禮兵刑三曺判書居冢宰者三長憲府者八庚寅朝京師時處士崔永慶羅讒鋒冤死獄中公旣還言者搆公嘗官其弟餘慶坐落職冬始叙判禮府轉左右議政贊成壬辰海寇卒發直向京城 宣祖大王蒼

黃西奉公以内醫提調扈 駕至平壤賊鋒已逼朝
議以鐵甕爲固公以爲京城既不守所恃者須江天
塹而又棄入深僻非計也中路脫有潰散之患悔之
無及涕泣爭不得既至寧邊吏民果先潰無可爲者
於是分朝之議決矣公以貳師從 分朝急趨伊川
路梗不克達轉向義州一行危懼多变服顧望公嘆
曰天若祚我東必無此事設有不幸豈以私智免其
臨乱無苟免之意毅然不可撓當向寧邊時同行諸
宰猶不忘舊時習議論多不愜公以爲天下之義理
無窮故人之所見容或不同當此國事危急之日要

南

鄭琢

當收心彈處共濟時艱何不協之爲於是作異同辨
以示沈忠譏癸巳正月會大朝於定州公受 兩朝
命犒慰天將李如松宋應昌等奔走無暇日俄受
命護衛分朝南下追及於湖右往來兩湖間措鎖擴
賑門以活飢民未幾陪 分朝還京于時三京已復
而賊猶據海隅朝議出下策欲與爲和公大以爲不
可曰倭奴詐譎不可信彼若加我以無禮責我不可
從則何以應之因力陳恢復有五兆劉將上章而
上意不爲和議所動故議不行公亦寢其劄初 上
命諸宰各舉所知公薦郭再祐李舜臣金德齡等才

南

可將至是再祐舜臣捍御一方立偉功皆爲鉅人名將而德齡以勇力聞賊甚畏之當德齡以事論死時公極言其臨敵殺名將以自弱甚無謂 上亟命赦之其後竟不免賊果酌酒相賀云惜乎公言之終不見用也乙未正月入侍朝講因言己丑冤獄語及盧守愼等事蓋當時所難言者而公能發其端以爲後日昭雪之根柢矣於是 上知公可大用進拜右議政公之初隷芸閣也時人爲之語曰政丞故校書館至是其言果驗則公之公輔之望已定於釋褐之初矣公出謝未久適有黃廷彧獄事兩司論委官傳寬

鄭琢

之過公即委官也　上章固辭遞受知中樞丁酉春賊
將清正等復勒兵連陷兩湖州郡所向無前公再劄
請行邊宣布德音振作士氣庶幾萬一報效辭意懇
激朝廷憫其老不許己亥　上命錄臨亂偷生者姓
名榜示朝堂公以爲此輩固可罪但抄啓時聞見或
不能無失間有枉被者當此大霈之日獨廢痼終身
恐非　王者宥過之政　上以爲然竟釋之公年過大
關早有懸車之意以時事未定不敢請去至是年秋
請省墓受暇而南終老計也庚子陞拜左議政控辭
不赴　召上知公志不可奪勉從之仍　命遣長吏

存問加賜食物癸卯乞致仕時公年七十有八矣
上不得已許之遣史官宣諭極褒嘉之其冬策扈從
功 賜忠勤貞亮號封西原府院君仍 命本道給
奉朝賀祿公上章極陳難受之義 上優旨不許乙
巳九月十九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訃聞 上震
悼不能臨朝者三日 兩朝俱遣官吊祭 恩數備
至明年二月庚申以禮葬于醴川之南位谷艮坐坤
向之原惟公稟質清明儀表端重李評政浚慶善知
人一見公深器之曰貌猶雛龍他日必大貴在京師有
相者見之曰君真仁人當濟萬命蓋其和順積於中

鄭琢

故英華之發於外者不可掩如此師事退溪南冥而
先生宗有薰陶之益於是知有爲己之學而加踐宲
之功不以口耳爲事於經史無不貫通而尤好庸學
至老猶默誦不輟篤信小學書嘗奉許魯齋敬之如
神明尊之如父母之語曰學者苟如此何患不至聖
賢欲抄群書爲小學衍義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之義
而不果成至於天文地理象數兵家之流無不旁通
涉獵得其故趣以爲士不知兵不足以當大任故於
八陣六花等法尤加意焉平居未明而起整衣冠端
坐終日無惰容待人一以誠無矯飾臨事謹重不輒

發〻亦不可撓奪矣盖公不但天資近道其得於師
友淵源之學爲不可誣矣至於晩節又能奉身而退
婆娑丘壑若無意於世事者而至聞朝庭得失憂喜
若在其位任其責者嗚呼我国名公賢相崇功偉業
之表〻可稱者不無其人而至論其淵源之正如公
者幾何人哉不或履滿俛勉當事必待顛躋而後退
者比〻有之若公之隨時行止終保令名者盖無聞
焉以余觀公豈非今之令德元老乎

崔守愚堂

遺事

崔永慶

南

李乜中公晚年頗不信讀書蓋見世代間假學道以取名利

庸　如李乜以中庸進故甬

李教授

行録略　　　　　　　　　　李曽

公諱濟臣字彥遇自號陶丘正德庚午生宗　中庙

五年也有忠孝之行清狂之節少隆文尝嘗於鼓觧

作蘇軾論考官覽之大驚擢置第二嘗與爽洛川紳

遊同庠上書明倫堂請行年齒坐事雖不行聲名籍

佯狂不

甚見時事將有不靖之漸欲涵其名迹為清河教官

赴舉

仍佯狂不赴奉未久乙巳之禍作從南冥先生於方

桐林別曲

丈山下居爲遇有水石清幽輒移之無定所嘗服
仁廟三年爲作桐林別曲以見其志産業頗饒而輕
財好施散盡不惜或時屢空而曠然不以爲意也其
爲詩率意應口不致精思而其天得之句無非警絶
人多誦之嘗登三嘉金城山作四韻其一聯曰岩下
清泉新雨水石間枯竹古僧栽南冥見擊節嘆賞南冥
之葬也士子之會者殆數百餘人吳德溪以吏部郎
在門人之首立于東偏崔徵士居其二將題主鄭寒
岡金東岡鄭仁弘以爲題主者當素服而寒岡左力
主其說餘人皆曰宜從國制着吉服久未決公以奬

李濟臣

南

衣破笠立其西偏抗手歴位而進曰吳正郎以先生
高爵位望非輕朝廷大事尚且參決宜定于一言德
溪謹慎人也謙讓以未敢公輒正色大聲曰此足下
所以得銓曹地也德溪微哂之崔徵士曰是翁矍鑠
壬午八月無疾而逝享年七十三門生親故以喪旌
葬于宜寧

遺事

乙巳

公賦性清高胷中無一點塵累自經乙巳之禍放情
物外無意斯世常以詩酒自娛飲酒微醺輒吟詩手
撫瓢琴且彈且舞傍人莫知其意也常謂後生曰若

慇

等年少不知己卯乙巳之禍也或採春山薇蕨或釣
前溪風月倘徉水石間以至終身
彥慇子
鄭慎
鄭暘
鄭慎乃凶魁彥慇之子暘之孫也一日因遊山求見
南冥先生先生見之李公濟臣問曰先生何爲見此
人也先生曰豈可以父兄之惡而拒其來也李猶不
快於心先生曰彥遇之言亦不可無也
仁廟表
仁廟之薨公爲心喪三年每値其　諱日則整衣冠
獨坐噓唏太息默然不語

南　李濟臣

不宜垂簾劄子

本傳

判中樞府事臣李彦廸伏以人君體元居正一舉一動宜稽古酌今務合禮義如或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非先生之制則雖有古例不必泥也臣竊聞禮官議定垂簾儀制而請幷於 當宁垂簾同於 慈殿是雖有古事可倣不可效也人君南面而聽治取其嚮明也臨朝之際當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不宜少有幽隱豈可使擁蔽其明而有碍於視瞻乎況在臨政之初群臣瞻仰思得一望 清光今乃御殿而

障蔽 天顔豈不致群情之疑阻乎設使人主方在
襁褓聽政之時不得離太后之側位不可別設則雖
並垂簾猶或可也今 殿下聖質明睿春秋寖長已
近於漢昭辨忠詐之歲宜導以光明之德無或欝蔽
其日月之照使魑魅魍魎影滅跡絶以爲 宗社生
靈之福此朝野之所顒望也夫垂簾非三代聖王之
制乃後世權宜之設臣竊究宋朝之儀盖以皇帝聽
政之際侍臣皆坐而史官在帝左右察視容色記其
言動至於經筵則講官立講皇帝雖與太后東西相
對而相距密近故帝位亦在於簾内我 朝之禮與

中朝不同侍臣與講官皆俯伏而雖史官莫敢仰視
何必於殿下之位並設簾障乎今若循襲前代謬
擧而不知揆度時宜以合於禮義則非特取譏於後
世之有識又將有虧於　聖上光明之德是豈合於
輔養之道且夫垂簾之制宜定於即位之初　殿下
面接群臣日月已久今遽闢簾而聽政有乖於明四
目達四聰之義所繫甚重臣不敢不言伏願　殿下
恭已正南面必體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去其翳
蔽至於　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忠順堂面對
之儀無倍於禮有合於義行之今日而無惑垂之後
晦剳

也逢人即說厥後景遇見棐亦言其殘忍未便之言
右公喪畢後復職恐其事發於公論深懷疑畏及爲
大司諫辭免時乃奉刑庶母之事發明啓之近來秉
除逆之勢致位崇品將升相位欲盡除知己薄行者
以滅口使一世之人無復知之乃列錄本道居朝官
宰相及沙伐鄰境居人知其事者陰授權臣使盡除
去伊人一從其言丁未之禍宋希奎亦預之安景祐
以南行外官無預於朝論而亦被禍遠竄其情狀昭
然甚可痛心書名陰授權臣之事有權臣切親分明
言之者此事若使朝廷知豈不有補於累政乎按沙伐尙

州舊號宰相金光準
也景遇權應昌字也

乙巳秋劉字

伏以

「伏以今者遭國家否運 二聖相継賓天朝野摧痛
遑遑罔措猶可以慰人心安 宗社者獨有賴於
慈殿之明断輔臣之盡忠臺諫侍從之盡職而已當
此之時治亂安危之幾繫於 慈殿之一念凡政令
刑賞之施一循公議而不置私意於其間則朝廷正
而紀綱立人心悦服而治化可期矣萬一九重之內隱
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符驗之著於外者自有
不可掩而群臣解體國事日非終至於不可救可

晦劉

不幸哉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能全德而致
禍亂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蓋有二焉曰信纔邪也
私戚屬也讒邪陰肆眩惑而顛倒是非戚里恃寵縱
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至於喪亡者甚可懼也若欲
保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徑不借以權勢
也如或不然其所以寵之者乃所以禍之也方今
慈殿睿聖聽斷先明前古所無豈有此慮然先事之
戒不可無禍亂之漸不可不察三代以下獨稱宣仁
皇后為女中堯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勿疑而不
施私恩也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

伏願

思求媚於太后而自固請復其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朝不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之公議子雍悚慄而退其至公無私斷以大義如此非女中堯舜而能如是乎「伏願 慈殿以此爲法則萬世欽仰而與宣仁並稱矣當今國步艱難天文告警地震示異諸路旱傷風水繡作赤地千里民將流轉事有大可憂者矣臣伏覩 慈旨畏天恤民減膳修省至誠惻怛不勝感激隕涕若能終始此心無時怠忽則可以轉

晦劉

災爲祥変禍爲福矣事無大小議諸輔臣如有難處廣採廷議固得爲政之體矣但近日待倭一事有所未盡議者謂既絶邊和有損國體斯言亦有理然王道如天天之道陰慘陽舒各適其時而不差一歲之中氣候不同王者之於異類有犯則絶之来服則與之正所以體天道而示恩威也何損於國體大抵人主以謙虚待物以仁義柔遠廟堂之上揆時度勢燭未慮遠防患於未萌消禍於未形使朝野寧静邊境無虞生民安業者此真國體也自恃強盛屏絶鄰好以塞向慕之心恐非久安之道今之武士有志功利

者不以靖邊安民爲意多以致寇攻討爲快臣深以
爲不可借使立功閫外擒斬萬級有何利益於國家
祇以傷和召災而結怨於蠻夷也一將功成吾民之
命殘矣邊將成功不如無事之爲愈也況功未可必
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又曰與其潔也不
保其往也唯何甚聖人待物之洪如此苗民三旬逆
命而及其來格舜不拒頡利可汗擧兵深入至於渭
水便橋而追其乞和太宗許之矧此蕞爾島夷狗鼠
偷竊何足深校今以嗣王方在亮陰不能修荅爲辭
是亦可矣但於其辭明示不終絕鄰好之意以慰遠

晦劄

人之望有何所妨臣以庸踈忝冒重地目覩幾事有
関休戚不敢愛身緘嘿冒昧陳達伏惟聖慈深留
睿念更與輔臣商量審處以期萬全不勝幸甚取
進止

乙巳秋劄字

伏以臣聞孟子曰聖人〻倫之至又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盖聖人之道雖若高遠而求其所以爲聖者
不過盡人倫之道而已欲盡人倫之道必先於孝弟
人君能盡孝弟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於神明光
于四海堯舜之道豈復有加於此者乎臣昔在

中宗庙入侍經筵嘗引洪範皇極之說解之曰人君盡人倫之道爲四方之表準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夫如是則皇極建而四方之民觀瞻感化自有不能已者矣 中宗深感於臣言追思前事傷嘆再三言猶在耳未嘗敢忘臣今亦以此獻于 殿下者蓋聖人之道無過於此者而人君齊家治國之本亦莫先於此者矣臣伏見近日
上教悲痛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禁朝

程伏

本傳

晦剳

野聞之莫不感泣非仁聖友愛之至何以及此臣竊
念仁宗傳位於主上有父道焉殿下當盡子之
道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頃者伏聞內間有
變故事涉王大妃不敢明言臣不勝驚惑萬一因
此事殿下所以事王大妃者有絲毫欠闕則恐
於聖德有虧而後世亦不能無疑矣臣前日面對
時亦嘗略陳是意而未盡焉今乃干冒再瀆于聖
聰者惟願殿下全孝弟之德極人倫之道由是而
造堯舜之域由是而興堯舜之治宗社生靈之福
實源於此伏惟聖慈垂察焉取進止

政府書啓十條 乙巳七月廿八日 明宗朝

伏以今 主上幼年嗣位輔養爲急而輔養之本在於慈殿古之聖賢雖其生質之美亦必有教導之方以爲本也文母胎教孟母無誑行跡昭昭著在前訓今古慈天未嘗不欲子賢聖孰無是心豫教於未生之前養正於三遷之勤尚可爲也況今 主上天質高明氣度夙成國人知之以高明夙成之資加之以教導之正其於作聖之功有何難哉伏願 慈殿體文母孟母之慈愛其以豫養先示者必出於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先明夫義

晦十條啓

利公私之分以立其本則生於心害於事作於事害於政者自爾而少矣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可不慎哉

一宋范祖禹嘗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今　殿下雖在幼年正是養正端習之時學問之功不可少廢宜精選在朝賢德之士以補勸講之官經筵之外不拘常例於便殿不時召對或從容宴語或講論經史或問民間疾苦使情意相孚進講之官亦不但泛泛讀數遍而已必伴讀從容以至

詳盡則非徒學問益進其於接士大夫之時亦多自
然涵養德性成就 聖學又令經筵官博考前例及
先儒格論參酌以啓列諸左右以備觀省
一人君之德誠孝爲大而慎終尤大於養生 殿下
於 大行大王有子道焉有臣道焉雖以幼年不能
盡導禮制然衰次不可以久不臨祀事不可以久不
典嘗度氣量力無愆大禮以盡誠孝
一自古禍亂多由於宮禁不嚴女謁盛行戚里及小
人攀緣請托以紊朝政陰肆讒説以眩主聽況今幼
主在上尤所當戒請申勅內外嚴其防禁雖戚里問

晦十條啓

安亦令有限使內言不出外言不入以杜禍亂之萌
一宮中人必擇溫良恭儉愼而寡言者常在左右浮
靡之習淺俗之言毋使接於耳目亦輔養之一端
祖宗朝選入宮人賤隷商賈之女例不得備選在今
正始之初宜遵 祖宗故事諸因緣族屬托養宮中
者一切刷出以嚴內外
一人君之職用人爲大賢愚進退治亂繫焉今 主
上年幼未察群臣賢否除授之間不可用特旨今後
二品以上有闕銓曹難愼注擬如或乏人啓稟陞擬
不必備三望

一凡干陳訴及訟事當付諸有司如有難處者議于
朝廷協力判付以昭公道大抵閭中之事無隱而不
彰如有私意人皆知之除授判付之際或因貨賂或
由親屬以致不明不公人心怨懟厥口詛呪終成土
崩之禍者正由於茲可不危哉
一承政院之職在於出納惟允近來專務承順未聞
封還内旨者殊失惟允之義請令政院内旨有不合
奉行者協宜論啓勿輕施行以盡其職
一後世人主能以宮中府中爲一體者蓋寡況今幼
主在上 慈殿攝政宮中府中恐至於歧而爲二也
晦十條啓

政有所疑難議諸朝廷衆有所可論付諸有司以昭
平明之理如或議及左右近習間及戚里婚媾私門
一開大柄潛移喪國亡家之患未嘗不由於此可不
戒哉
一大行大王自在東宮沉潛學問以成修身齊家爰
及嗣位發號施令絕無私意公道之行如日昭布人
心顒若思見至治曾未幾時奄至斯極遠近號痛若
將昏溺今 主上嗣緒一國臣民方以望於 大行
大王者望於 殿下其機甚重所以服衆人之心繫
一國之望悉在今日伏願 兩宮留神爲

乙巳秋議啓

凡事大交鄰之際當一以誠信不可少有欺謾前者使臣朝京時華人或問讓老王存歿譯官不敢直辭以亡爲存非徒於義未安後將難處今遣相臣謝恩萬一禮部因嗣王承襲事言及讓老王存歿以一國大臣豈可復爲謾語以欺上國乎臣意宜以宗答之但正德皇帝時天使之來有賜物於讓老王不得已以嘉靖某年薨逝爲對可也彼若又問曰其時何不告訃請謚乎則對之甚難然事有難處必須循理善辭臣謹按高麗史獻宗有疾讓位於叔父鷄林公熙

晦啓

臨薨遺命曰我既乞解機務退養殘骸我死歸終諸
事宜從儉約不須告奏煩瀆天朝故高麗君自遵其
遺命不敢告奏上國厥後麗王讓位於兄弟者非一
而及其薨也皆不告奏蓋循襲獻宗之例也今可以
此援例爲對矣但聞頃者禮部郎中因請謚事問讓
老王存殁於譯官譯官答以生存今若又問曰汝國
譯官去冬来言讓老王今尚生存何其言之有異耶
則宜答之曰其時譯官無知倉卒妄對極爲駭愕當
治其罪如是爲答則辭順理直亦無異日難處之慮
矣此雖權辭猶勝於以亡爲存欺誣上國之爲未安

也臣之謬見如是請以此更議大臣何如

晦齋先生墓誌

嗚呼 本傳

嗚呼遠哉在昔穆皇帝二十四年之乙巳天毒降割于我邦 仁廟禮陟 明庙亮陰母后垂簾人情洶洶維時有臣曰芑孺誣神人反易天明乃與二三元宄謂君冲人不及知叩閼上變是日 兩殿同御忠順堂將尹任柳灌柳仁淑等誣以大逆羣臣在廷者咸惴惴轅駒無敢出氣以言時則有若左贊成臣晦齋先生彥廸右贊成臣權公橃有大臣之言竟坐是竄江界七年李先生疾卒明年返葬于慶州於是大

晦誌

夫相與目於朝睽〻而不敢語士相與嗟於庠無所
資而考業民相與怨於野曰哲人萎矣其何能淑人
心之欝湮痛抑若塞大川爲有不可得而已者後十
三年而天日重明政化更新放黜姦兇登崇俊良命
復先生官秩如舊暨我 宣宗即位克述先志収召
黃髮耀列於朝先生之道由是大明天官 贈爵宗
伯致祭太常議謚用配廟庭立德食報向之睽〻而
不敢語者乃發口而長言曰惟天不可欺士有所恃
而民有所仰咸一口言曰先生之道已日揭而星曜
之無餘矣今述作未刊家狀未輯墓道未顯刻斯豈

惟士之羞也於是退溪李先生叙其狀蘇齋盧先生
序其文高峯奇先生題其墓曰　贈領議政文元公
晦齋先生之墓猗歟備矣隱卒崇終蔑以加焉載德
垂永人頷榮名而芑等元兇鴟張一世務壅民口訐
非不容敗不旋踵章皆根鉏苗耨僇辱不齒至後子
孫雖醜然而人面哉視猶禽犢也無不喙唾而恐浼
我也善惡之報是非之公在當時與後世爲何如也
而後之事君不忠賊賢敗國者亦可以少戒哉今去
先生殁五十有七年其孫浚屬余曰先大夫稱述之
典係斯文顯晦非後孫所得以私者惟是幽堂闕埋
晦誌

辭敢以是託諸子〻其勉之余瞿然辭以匪人浚作
而曰人豈不自知子視之甞今玆事之託非子其誰
宜爲凡七往返而終不得辭爲則余曰以高峯之文
之冨於退溪之狀不敢有加辭今自出新語而弁髦
其狀余何敢爲謹按狀略曰先生英悟出人天資近
道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學而欲求之於
是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爲人安重端詳
雅有高趣群居褻業或有嬉戲喧呶於其側若無聞
爲晩年卜地於州西北紫玉山中名其堂曰獨樂謝
絕世故端坐一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靜中下功夫

比之前時尤深且專一然後向来有聞而未深契者始若心融而神會親切而有驗爲養以冲恬之趣積以歲月之久潜神性理遵聖賢進修之方玩心高明樂鳶魚流行之妙本之於身心性情而行之於家鄉邦國所謂有體有用之學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至其斥姦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賁育莫之奪也其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最在於與曹忘機漢輔論無極太極書四五篇也其書之言闡吾道之本原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正嗚呼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爲麗氏之末以及本朝

晦誌

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敀之者然
考之當時則章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則又罔有
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〻也
若吾先生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
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於後者求之東方鮮有
其倫矣余伏讀再三曰多矣哉盡之矣寔善形容有
道者矣後之知言者曷敢有加爲高峯眞善述矣今
余謹因先師之說附以世系履歷而叙之曰若稽往
古驪州有鄉貢進士李世貞者子孫移居迎日復遷
慶州有諱權副司直生諱崇禮 贈兵曹參判生諱

壽會訓鍊院叅軍 贈吏曹判書生諱蕃成均生員
贈左贊成娶雞川君孫昭女以弘治辛亥生先生
先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癸酉陞上庠甲戌登第時年
二十四入藝閣辛巳爲弘文館博士侍講院說書吏
曺佐郎俄乞外爲仁同縣監丙戌入爲司憲府持平
遷吏曺正郎司憲府掌令己丑由司成出爲密陽府
使吏戢民懷庚寅召爲司諫院司諫坐罷丁酉入爲
掌樂宗簿僉正入玉堂爲校理應敎入政府爲檢詳
舍人由軍器正遷直提學陞兵曹叅知出尹全州恍
晦誌
裕于民有逸無罹民建碑紀德在全上一綱十條疏

萬餘言中廟獎歎曰古之真德秀無以過也即命傅
示東宮特陞嘉善爲兵曹叅判兼　世子右副賓客
先生以爲言而有用章矣以是媒爵所大耻也力辭
不許歷禮曹叅判成均館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弘
文館副提學辛酉陞秩爲資憲判京兆尋加正憲爲
議政府右叅賛出爲安東府使諫院請留先生又懇
乞便養上令地主致餽于母先生請外益力朝廷不
得已拜本道觀察使甲辰復判京兆兼左副賓客會
病辭遆是年　仁廟即祚首召爲議政府右賛成其
配曰貞敬夫人朴氏宣務郎崇阜之女無嗣以從弟

通之子應仁後卒官縣監有四子曰宜潤曰宜澄曰宜活曰宜潛庶子曰全仁庶女一人夭全仁有二子曰浚曰淳浚之子曰宏曰容先生誠於奉先篤於事親友於待弟嚴於治家睦於宗戚宜於鄉黨其在諫院力沮金安老起廢之議覈其姦狀安老入而先生罷及安老得志嘗有慶州人行賂求官安老私語曰絶勿使李某知也其在全州嘗遇節日府人張儺戲觀察使金思齋正國猶時顧而色笑之先生超然若無見也造次倉卒靜正自持無疾言遽色其在玉堂或與同僚清坐終日嗒然無語對者無不肅然起敬

晦誌

八月

盖其持敬切深非矯而爲之者其爲贇成仁庙違
豫私謂尹領相仁鏡曰 主上無嗣朝多隱慮公何
不建白早以大君爲世子以定國本及 明庙嗣服
百官會議垂簾儀仁鏡曰今大王大妃王大妃在國
政於何所聽左右默然先生言自有宋哲宗時故事
何疑問耶世豈有嫂叔同御殿者乎衆議遂定是年
「八月大王大妃密諭尹元衡謀去尹任芑與鄭順朋
林百齡等承望旨意致有忠順之對四兇傍信一座
盡慴先生乃出而抗言曰事須明正不然恐士禍作
矣今一國一心罔敢邪念罪一尹任特耳内旨之下

反玉堂

不干政院而干他其無乃謂事機暗昧而致人心不
靖乎將爲用是也且人臣嘗專於所事異時專於[illegible]
大行者到今豈宜深罪令 上於王大妃親則嫂叔
義則母子事有未安其若王大妃何亦臣等與有罪
爲懼爲後世戒因涕泣橫流聞者縮頸而先生無懼
色邕等在傍喑噫視先生囦已脆〻矣反玉堂典獻
納伯仁傑等交章論密旨之非內殿召邕等曰禍迫
宗社密旨之下庸得已乎今反以徇國者爲不正論
之不已異議不塞其何以爲國其以仁傑詔獄削諸
臺諫職時順朋病未赴召命遣史官密議以聞教下

晦誌

芑等激

及○等

左右默然先生與權撥申光漢等解說於諸大臣左右屬先生草議辭語剴切事得少弛芑等既激上怒頗朋乃出言曰李某退有經筵言主上英明則仁淑默然不答不悦之色見於面目内殿因是教曰仁淑不悦之色李某言之將以先生爲證而傳教之先生即辨曰其日臣退見仁淑于賓廳只言聖質高明學問亦達矣實未見仁淑辭色如何令咫尺之地臣不敢隱也事得少沮及淮等賜死群兇在庭或有得色者一座喧笑無異平時獨先生與二三宰臣慘然不語見者已知其爲不終矣九月策勳

賞先生又上章力辭遂忤兇徒日見嚙齕明年三月
因覲故鄉遂卧不起九月芑白上曰李某諂附世
子背叛中宗書上十條繫人主手足且與仁淑結
友營護逆臣大司憲尹元衡持平陳復昌從而和附
削其勳爵無何副提學鄭彥慤上良才驛壁書芑等
因而網打之一時正人如宋麟壽李若氷盧守愼丁
熿柳希春金鸞祥權橃等三十餘人皆及於難先生
亦不免先是本道都事以諫官入朝道過先生言聞
芑將入相如何先生曰以吾觀於芑爲人陰險遠於
得政矣及芑相兩司果劾之芑之不忘射影於其心
晦誌

也已嘗翦鋒斂翼以伺吾間矣元衡請交先生知其姦絶不與元衡之衙先生亦又甚爲及忠順之對仁鏡嘗有誣啓先生退而辨之至是執前讐隨而甚橈之三感集矣天或未定歟抑人以衆勝耶初聞責命擧家號泣先生飮食言笑如平時其處栫棘嘗於案上書自戒之辭有曰事天有未盡耶爲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其遇屯處困不弛夕惕之功類此先生嘗著奉先雜儀以爲一家日用之禮在謫又著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求仁錄中庸九經衍義等書行于世後之君子欲窺斑而與爲者有徵於斯亦可

宣廟御批似在此上

以槩之矣嗚呼古道不可聞暗者求於明古人不可知先輩詔後生今之先輩可尊信而無疑者宜莫如退溪而退溪既尊其道又信其學以詔来學吾是以云是爲銘鰲城府院君李恒福謹誌

恭書 御札答館學諸生疏後 柳成龍

伏見 聖諭詞嚴義正足爲萬世人臣之程式繩準聖人謨訓出於常情萬萬固難仰議若夫晦齋先生處乙巳一節先賢語默行止應有微意在非後學所敢竊測但以古人尚論人物之道言之則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既誦

晦
西厓論

其詩又讀其書則其人可知然後又就其一世行事之跡而叅互倚當蓋求其心之所在以致欣慕愛悅之誠君子之尚德好善也如此若但取其疑似之端繩之以一切之論求其外而不求其內舉其一而盡廢其百則賢人君子之心往往無以自白而自古聖賢亦難免譏議也如孟子遠見齊王時人已疑其干澤孔子之行乎季孫後世必疑其合汙嗚呼其然豈其然乎且以已然之迹觀之則周公遭流言之變避位居東當時王業新造國勢抗擬內則成王之心未明外則三監之禍孔熾事之可言孰有急於此乎破

斧鉞斨之士猶且憤惋不平形於咏歎二公顧以大臣之重在成王左右熟視三年而不爲一語何耶又必待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成王自悟然後東轍始西亦何耶以跡言之則二公之所以處此者豈非可疑之甚者乎然周公不以不言疑於二公二公亦不自以含默慚於周公蓋二公之心終非畏禍保位之人其不言蓋必有待而然或出於納約自牖之義且非但不可言而遂已其維持調護必有其道皆未可以臆断也晦齋以道學名世爲百代儒宗其所樹立卓然奇偉姑置不論今但就其立朝終始而言之

平生直道而行無所回互雖處風波蕩激之中而不
震不慄本末一致無纖毫可疑其爲司諫也力捍姦
臣身遭中傷斥退田野至於八年之久其終也又困
於權奸白首西遷賦鵩窮徼萬死而不回（回一本作悔）此
其立身之節也世亂則一瓢林泉隱居求志歌詠先
王之道若將終身及其遇時一起受知　二聖忠言
嘉謨朝啓夕沃莫非三代名臣訓誥中語　中廟之
末先王炳幾引退及　仁廟即位以隆禮累　召當
時四方拭目以觀新化先生感　兩朝知遇之恩力
疾一起不幸　仁廟昇遐時事一變斯固人事之不

可預測者也先生既在危邦無可去之義雖欲不踈終日其可得乎既不可去則所以因事周旋竭其心力以盡夫忠愛之誠道既不行然後去是其行止久速與時屈伸可謂合於聖人之道與悻悻一節之士異矣世人徒見其時權忠定論救被罪之人而晦齋不言以爲似欠直截然忠定自忠定晦齋自晦齋何必相同若言則比干以諫死爲仁箕子之任微子之去不得爲仁乎聖人既取史魚之如矢則伯玉之君子可廢乎賢人君子所同者心所不同者迹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必同且當時晦齋非不言耳以今觀

之忠定之所言者小晦齋之所言者大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晦齋有焉　明廟即位之初十條啓辭先生所草也大哉言乎雖伊傅告君之辭無以過此既勸　慈殿以善道導養　明廟又勸　明廟盡子道於　仁宗其他嚴宮禁也杜戚里也請愼擇宮人也勿用特旨也勿用判付也封還內旨也宮府一體也勿開私門也無非所以濬治平之大源而立正始之要道杜宮掖之徑竇而褫奸邪之心膽其精誠昭著力量甚大包括該盡使其言得用則士禍何自而作區區一二

人事言亦可不言亦可也其後李芑譖先生正指此爲說乃曰彦廸書啓十條擊人主手足先生竟以此蒙禍使先生少有覬望時世有所遷就撓屈則其時何時而不顧群奸切齒之怨敢陳先事之戒耶及入對忠順堂也滿廷縮頸而無人色而先生獨從容啓曰事必先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所謂光明正大者指元衡等交通締結倚附幽陰欲復舊讐而起此獄其言之痛切又忠定之疏之所不及也特言簡而且婉故人不能知耳鳳城請罪時晦齋隨參與否不可考然今於集中有乙巳秋劉子二篇其一極論

讒邪戚里之禍有曰今者國家運否治亂安危之機係於慈殿之一念萬一九重之內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符驗之著於外自有不可掩而群臣解體國事日非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得全德而致禍亂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蓋有二焉曰信讒邪也私戚屬也讒邪陰肆眩惑而顛倒是非戚里恃寵縱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至於喪亡者甚可懼也若欲保保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徑不借以權勢也又曰三代以下獨稱宣仁皇后為女中堯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不疑而不施私恩也大后

後父高遵裕抵罪大后曰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
之公議乎伏願 慈殿以此爲法則萬世欽仰而與
宣仁並稱此皆直指元老元衡等狐鼠鬼蜮之狀以
曉 慈殿之聽無所忌諱其言可謂烈日秋霜矣非
天下之大勇能如是乎其一勸 上盡孝悌之道而
因及洪嬪鳳城之事略曰聖人人倫之至人君能盡
孝悌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臣
竊念 仁宗於 主上有父道焉 殿下事王大妃者
有絲毫欠闕則於聖德有虧而後世不能無疑又言
近日 上教悲慟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

晦西庄論

慮事深遠也如此〻事惟明道知之如呂晦張戩諸人擧不及此蓋小人之性其毒如蛇蝎其暴如狼虎彼方肆其狠愎力戰天下之公議以求必勝君子於此若一擧而絶其根本使無後患則豈不善哉不然撩虺螫之頭踐虎狼之尾求以止亂適以長亂乙巳小人幷言鳳城賢明衆心欣附以此爲機穽當時一言救解大禍立至晦齋雖不明言鳳城之寃而以譏邪戚里之禍孝身堯舜之道披肝瀝血詳論而極言之無非爲鳳城地也嗚呼莫難於知人莫甚難於知聖賢之心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孟子以爲介蓋既三黜

則知其以直道事君不以不去之故而傷其介今晦
齋先生有下惠之三黜而無下惠之不去使當日少
貶其道以從時議則三公之貴萬鍾之富可以安享
何故而離親去國投竄流離殞身於魑魅之域哉如
遇孟子其以爲介乎不介乎斯固未可知也而千載
之下有志之士必有扼腕而太息者也慶會南門推
鞫時先生同參與否亦未可知其時三人已死見鞫
之人乃李德應成蕃及婢子毛麟等輩耳 聖諭鞫
諸賢於南門外此必有所指而未知爲何人也先生
既爲獄官而國有大獄無論虛宗參與不參固不足

論也獨其并録勲籍誠爲不幸當時入對忠順堂諸
公舉皆不免權忠定亦與爲晦齋力辭至曰非但有
譏於一世亦且傳笑於萬世如此而猶不得免則斯
又事勢之無可如何者也惟有不享其利爲自處之
道未數月而先生去位矣嗚呼滔〻者天下皆是群
群而生逐〻而死者何限其中有以一善一行名世
者不可易得若賢人君子者千萬人一人耳進此而
明道講學之賢則間數世而一有我 朝二百年来
由此其選者落〻如晨星只有此數公而既不免身
禍於當時又未免論議於後世此雖非加損於諸賢

而人情事理有不當然者昔楊龜山晚年因蔡京之
薦而起在朝無甚建白人多疑之胡康侯獨以爲使
彼時用其言猶可救得一半朱子亟稱之以爲公論
又謂龜山勿攻居中之言出於其人而不之信古之
君子尊尚先輩不敢輕加論議也如此往時聞李叔
献嘗議晦齋有不滿之意私自歎息以爲今人從平
地上點檢昔人得失甚易至於事到手裡何嘗能及
古人一二脚跟程子嘗見門人好議前人過失必曰
汝輩且學他長處又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
於無過中求有過春秋聖人之書其於曲直邪正之

辨至嚴至密一毫不放過猶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
爲賢者諱臣子而諱君親固也至於賢者而猶諱之何
也蓋賢者其所全者大假使一二細德微有小出入
不可以小而傷大也況如晦齋先生身心內外表裡
洞然潔白輝光行止語默非道不行如此而猶不免
於洗垢而索瘢則天下豈復有賢人君子可尊可尚
者乎此風若成後生末學相率效慕習爲虛談詆訾
先賢無復顧忌世道寧非可憂耶昔 高皇帝不取
孟子仇讎土芥之論欲去配享令敢諫者射之禮部
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袒胸受箭曰臣爲孟軻死亦榮

高皇帝見其誠懇敢跪以入孟子遂不廢配享
高皇帝非不知孟子要亦聖人一時抑揚之微權不
可爲萬世之定論故其事終於不行今者末俗刓弊
士多惜身便私直氣澌衰寧知　聖上欲因事立教
激昂振作以警昏昏者乎亦　高皇帝之意也嗚呼
明主可以理奪篡未知今日之爲錢唐者誰乎是可
慨也

晦齋先生年譜

嘉靖十年辛卯先生四十一歲

正月有直薇垣一絕寄舍弟子容四韻

左遷爲成均館司藝尋被

劾罷歸田里時朝廷憂 東宮孤危正言蔡無擇倡言須起金安老爲之羽翼蓋安老子禧尚公主而無擇其妻黨也大司憲沈彥光等隨聲和附擧朝靡然先生獨力言其不可與無擇不合無擇褫正言而外議旋嘗先生立異左遷爲司藝彥光問曰司藝何以知某爲小人先生曰安老尹東京時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也此人得志必誤國家或曰安老雖入豈授以柄第欲爲 東宮地耳先生曰不然彼若入來必秉國鈞專擅用事誰敢遏之且 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彥光怒而去遂劾罷歸田里後慶人有以賄求官於安老安老謂曰愼勿令李某知之

十六年丁酉先生四十七歲

金安老

有足聯句詩十一月金安老敗死　中廟思先生忠直

首命敍復除掌樂院僉正歷宗簿寺僉正除弘文

館副校理知製敎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轉校理有上洛贈鄕友詩十二月還弘文館應敎知製敎

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金安老每逢南人問先生安否盖未

能忘于懷也適安老速辜故先生免於禍焉」

二十一年壬寅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除吏曹判書有王子居最近先生除日先来謁復来懇以疾即日移僦王子深衘之

四月遞爲知中樞府事再陳乞外養不許五

月除議政府右參贊辭八月特除司憲府大司憲

除安東

右贊成

上劄陳至誠格天之道九月除刑曹判書力辭十月除刑曹判書又辭十一月除議政府左參贊十二月請閑再陳情懇乞退朝廷不得已除安東府使且行獻規東宮東宮手書謝曰今受外任於公之孝則得矣余恐未聞嘉言格論之際特贈至切之辭感激于懷銘心服膺已而諫官留之

二十四年元年仁宗乙巳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具狀待罪降旨召病辭尋特典政秋以議政府右贊成召再辭特下旨敦諭若曰往年先王賜觀卿疏固已嘆服且於書筵聞講說予爲卿留意久矣豈不合貳公乎賜以藥餌繼遣醫賫藥救療閏正月轉議政府左贊成上劄陳

晦年

上請山陵事宜劄略曰臣聞下玄宮時上欲躬詣陵所而是日夜半
動駕非但　上體虛弱復事多匆〻宜於前一日徐詣陵所奉審山陵諸事翌日率百官禮葬以辛
大事情禮俱盡二月與疾赴　山陵至永川疾重不行在永
川客舍有四韻詩又有次舍弟韻三月連辭夏初病稍間始克趍
朝兼知經筵春秋館事先生感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盖將以有爲也
　仁廟不豫日久曠不視事先生憂之囑首相尹仁鏡言早建白對　大君爲世弟云七月
仁廟昇遐　明廟即位先生定垂簾之議百官會議仁鏡
曰何殿當聽政左右默然先王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疑問且安有嫂叔
同御殿之理今但依垂簾儀制耳由是朝無他議一共議書啓十條一　慈殿善導
養聖質二傅遂經筵官恒與之講論遊處以進聖學三　殿下於　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

錄功號

晦

年

不可不盡四請嚴宮禁防戚里五請愼擇宮人六
請勿用特旨七請勿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
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九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請
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十言 大行大王學問
之效公道大行人顒至治奄至斯極今 上嗣緒
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大王者望於 殿下其機
至重顧 兩殿留
神皆先生輩定也

八月兼判義禁府事入典忠順堂引見

初尹元衡與尹任怨仇巳深而林百齡李
芑爲其心腹謀欲傾覆士林以濟其奸元
衡託密旨誘臺諫使擊尹任臺諫不從芑等詣闕
門欲有所啓 兩殿即同御忠順堂引入宰樞將
加尹任等罪時天威震赫人莫敢少忤先生從容
言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
行大王者豈宜深罪且奉事當顯明不然
恐士林多罹禍獨聞者心頸而先生色不懾

既而錄功號曰衛社併錄其日入侍宰樞先生加崇祿封驪城君以無功濫受力辭不聽

其懇辭勳爵箋文
有非但取機於當

世直恐貽笑於萬年

等語而全篇遺送

有論洪績鳳城

其遺命不告訃啓

四韻

上劄論信讒邪私戚屬之禍 王大妃劄子不進有讒老王以辭撰仁宗大王行狀有挽章

十二月辭狀省親

二十五年明宗元年丙午先生五十六歲

春入劄子言君德成就責經筵之義 劄畧曰先賢有言君德成就責經筵臣忝叨是職日夜懼無以稱塞謹取先儒程頤格言至論有裨於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献此皆輔導幼主切要之言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其有補於聖功豈云小哉臣又念輔養之道其講肆規箴固在於經筵至於在宮中保護教諭之益則專在於慈殿宜於 主上三朝之際常諄〻勉諭以勤學問敬大臣納諫諍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而又必以修身進徳爲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古之聖帝明王爲法則聖德日就爲宗社無疆之福矣

三月

呈辭省親命本道監司題給老親食物將行進箚乞講學明理
親賢遠邪箚畧曰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心之要在
於講學明理親賢遠邪而已沈潛聖賢之訓窮格義理之源則方寸之間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親賢
臣遠邪佞則有薰陶匡救之益無一曝十寒之患既啓三上章辭七月遞

時禮官

爲判中樞府事上箚論　當宁垂簾之非時禮官請當
宁并垂簾先生聞之上箚畧曰人君南面而聽治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況在臨政之初群臣思得
一望清光今乃御殿而障蔽　天顏豈不致群情之起阻乎宋朝之儀盍以皇帝聽政侍臣皆坐經
筵講官立講皇帝典太后東西相對相距密通故帝坐亦在於簾內我朝之禮侍臣講官皆俯伏史
官亦莫敢仰視何必於　殿下并設簾障乎至於　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忠順臺而對之儀
行於令而無惑垂諸後而可法矣九月李芑尹元衡啓奪勳爵初先

生為慶尚監司日都事李天啓以持平召赴陰闕
請日今當卜相時論皆敗李邑何如日其人李論
不可以相位已而李果相而兩司劾罷之典之
其故置之至是邑元勳當國用事先生汪間
同朝衡為亦盾一先生以院相入直過書
書啓典罪人當取定罪近日三省訊情用
刑杖凡者多恐有寃欲望用較正杖渠然
後定須日邑入見草念然日渠恐杖以滕
故那翌仁鏡用前反有嗛於先生元是先
生嘗以已之言屢納交先生絕不往邑深
根為救朝論洵〻讕逐及於先生九十絡
日其時邪論諂附子背叛中宗書之條
勢人於足典挪仁世交結多營救逆上始言
之往手吏女婿不淑為頭職為大慝賊時解
臣於職恩令臣為得不訐私啓大
匿元有平陳復昌國之乃奪勳爵

二十六年丁未

先生五十七歲

閏九月江界府安置

有無賴子匿名謗國良才驛壁副提學鄭彥慤見之取糊

紙以啓或日彥懿送女子仍經宿自爲之云因以
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中江界府安置聞
論命舉家號泣先生怡然飲食言笑如平日屬家
人曰善奉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七
月有紀夢閏九
月有向闕西詩
十二年癸丑先生六十三歲
四月爲文具饌使嗣子應仁從弟經歷通之子祭巳弟彥
適察訪字子容中庸九經衍義修未及成書十一月二
十三日乙丑以疾終先生素有寒疾人益危之致
戚三年猶無恙人皆以爲必
有聽扶護而然其處困行患有以自安進學著書
不輟其功未明而起乾々夕惕其几案上書自戒
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爲君親有
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一曰御史李無彊疾軀入
城一府鷲怖謂有不善意先生不爲動正坐省書
北地素無大風是曉雲霧四塞風振拔木移時乃
晦
年

先生故

定「先生故人慶州居鎮海宰金世良夢見亡贈云投屨床下去精氣與天通渶然一草裹獨逝神仙峯驚覺號泣召語其子曰先生逝矣後聞之果易簀日也

四十五年丙寅

秋八月李全仁具疏進亡修八規

上悟遂命復爵

隆慶元年丁卯

六月 明宗昇遐今 上即位十一月下 旨搜訪遺書下旨曰李某非特無罪實優學行近代獨有著述所學本程朱故所言皆道理足以示詔天使且其書乃少時所著若晚年所得則至矣遺書在其家者搜訪得出使後學矜式

二年今上元年戊辰

二月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仍命歲
賜廩于夫人三月遣官禮曹正郎李景明致祭其文曰嗚呼天不可
時賢邪相勝理不可誣是非乃正緬惟孤忠予協
追隱學爲希顏志則惟尹早挺東南歷敭臺閣中
羅擴絶晦養益篤　中廟宣召契合昭融便養在
外疏奏九重一綱十目大人之謨優荷聖獎許以
真儒追遇　孝陵處之貳公如魚有水遷遺鞠內
逮　先王初祗柱危疑條上嘉獻正中時宜許國
忠赤炳如星日慍于羣小誣入罪稽遠拘西商極
其困辱人所難堪素惠不移國是久迷賜環少遲
齋志沒也世所共情日月收邁重泉循爵天道喜
還權奸一掃積歲幽寃　睿鑑旁照賜覺入規嘉
乃忠告不幸已亡未見收召問予在疾思結　先
志仰禀　慈誨羣枉畢理生加簪綬死責褒異惟
靈之賢拔乎其卒臣君之道經世之策備在遺書
足爲後法恨不同時獲其轉益春言舊爵罔符厥
晦
年

德　贈以崇秩昇之上台匪以榮之用慰予
懷逖矣東都故里荒涼伻造寢東酹以一觴

三年己巳

八月贈諡文元（道德博聞曰文 主義行德曰元）配享

明宗廟庭

王若曰三年喪既畢方修升祔之儀一介
臣惟賢宜膺典享之寵茲惟崇德之典實
協敦宗之文惟卿安重端詳英悟超邁以天民之
先覺作聖朝之盡臣學迥淵源契周誠程敬之奧
旨忠竭啓沃符伊訓說命之嘉謨國有賴於耆龜
士感仰乎山斗荷知遇於 中廟許以真儒承隆
春於 孝陵擢在弘化逮先王之初朕有明昂之
裕猷行成入規備在進修之道條上十事式釐棐
迪之識何群小之孔艱致先正之邈棄忠以受禍
痛青蠅之止樊天不可知愾野鵬之入室德濟世
之已矣言垂後之炳如我 皇考旁燭難明恩理
誣枉予小克紬 先志首命追褒道德文章無
以加允矣考翼大夫國人皆曰可實符僉同肆當
吉祭之辰聿躋從祀之列於戲同心同德既無間

於幽明作福作灾永有賴於啓廸

四年庚午〇五年辛未〇六年壬申鄉人建書院于獨樂堂下欲觀周道捨魯何適經始上年断手今秋〇此山別業全仁守之

萬曆元年癸酉

二月丁卯出鄉賢祠在岳西位版安于書院十二月三日

錫額玉山書院

附錄

三十八年庚戌

八月遣官禮曹正郎南以俊賜祭家廟其文曰大賢之生不偶蔚爲師儒之

宗公論之定有時盡舉崇報之典庸示異發載告
端由惟卿間世挺生元精毓秀天資暗合于道勇
往不待師承聖人可學而能力践必由序進觀其
終治獨得之妙最在明誠兩進之功緒濂洛考學
之遺傳遇　中仁明庙之盛際麻幾乎禮樂期致
萬歲太平尭舜我君民耻見一夫不獲何圖設施
之未幾遁見讒搆之横羅價喻蹈危身雖厄於頗
沛動心忍性功不轂於斯偵准進修入視之書及
推行九經之義反覆毅千百語悉出愛君憂國之
誠首尾二十餘扁皆爲妙道精義之發至如雜儀
補遺諸訛無非臃世立教之謨論道德則無愧於
古人語事功則可質於往聖已有　先朝嘉之奬
抵欠文庙之縛儀議廊庙而未遑盖以挙措爲重
勤葦布之屢請愈見詢謀僉同予特許褒崇使
人有所拾式良辰吉日命收司儀於國庠絜牲
薰爐遺禮官致告于家庙扶植道脉鼓舞儒風於
戲自東自西自业有南四方無思不服有德有言
有功有烈千載得典斯文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九月從祀文廟

簡易文集卷之一

陳言

請削衛社勳復任瑠等爵累疏（堂下會同）

臣等伏以近日 聖論所以排塞廷論者竊伏得以觀之未嘗不滋惑而欝悶也夫乙巳之事羣兇所構非 先王所知而末年大悟方改而未已實 先后其承之權同之政可考而善繼之責則重有所屬焉殿下今日益采公論而卒改之者 先王在天之靈其不願之乎周詩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臣等於是安敢誣不然爲然 殿下亦安得謂然爲不然乎

殿下若以臣等為誣則請亟正臣等之罪以謝
先王否則臣等恐 殿下終不得誘以 先朝之事
而難改也夫乙巳之事在當時慘極矣而人心猶未
大去者舉知夫 先王未知羣兇之情庶幾或知之
耳既或知之以至今日庶幾其改之宜如何耶 殿
下於 先王之志 先后之旨蓋 親承之而在廷
之臣及詳當時之事 殿下不以今日從公論畢
先志則人心方始大去而天意從可卜矣張浚有詩
云羣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人心天意去
回之幾更復何待而決臣等恐 殿下終不得以是

非之定歸於後世也且人主操予奪之柄將聽於是非之公以施於政雖是非之徹者不容不知而蹉過況不啻大者乎　殿下豈宜曰予所不知哉且爲臣子小有人心者孰不欲言是非於當時乎而牀於黨獄緘口待今者誠甘萬死然當時以言得罪者亦多矣　殿下俱觀今日所言是則從之豈宜以當時不言而廢今日之言乎至於　恭懿殿三十年所腐心而切顧一夕懇〻於危疾之中者　殿下寧不軫爲于懷耶古有東海一婦之冤足以傷天地之和今也
懿殿外享長樂之養內劇東海之冤而　殿下有立

施之力無難從之義而不盡所以慰答則其爲未安
豈止於傷天地之和乎於是　殿下雖曰予豈不念
上殿臣等竊未敢信也嗚呼以　殿下明聖此事
亦待人多言耶伏惟　熟思之而已臣等至是不暇
避夫迹疏而言深也
臣等伏覩　聖諭有曰　先朝之事非後嗣所容議
若與前　諭云是非定於後世者旨意相發而臣
等之惑滋甚也夫嗣有大寶謂之繼體以子改父之
道不啻若自改況如先朝悔悟已形於言湔雪已肇
於事者乎繼而畢之適所以成其義也顧何嫌爲而

殿下重難至此則是不爲　先朝成美而後世肆
爲非議　先朝代羣兇受之也　殿下忍乎哉君子
之愛人以德況以　殿下聖孝其愛　先朝也乃在
於〻區〻遵依而已乎且　殿下於乙巳之事未嘗不
容議而所已改者不止一二今獨不削僞勳不復任
瑠之爵而曰我無改於　先朝無乃不然乎而兩失
之矣且以當時罪人言之任瑠之外皆已伸寃以任
瑠二人言之復爵之外亦已蒙　恩則所謂衛社諸
人猶得以爲功者徒以二人之罪而二人之罪又止
於不復其爵則其非逆賊也明矣寧有罪非逆之二

人而功可稱於衛社者乎今雖不復二人之爵而僞勳決不可不削也既以僞勳當削則二人之爵自不應不復也此理明甚在加之 睿思而已

臣等伏以大小臣僚聚首叫閤四月于茲是豈可已不已而強 君父以難從之事哉 殿下之從之也則爲 先王蓋其非己之慾爲 上殿釋其切骨之憾畢伸枉死之冤無復勳券之僞而快三十年憤鬱之人心定億萬世公共之國是無一而不可者否則不爲 先王蓋慾不爲 上殿釋憾枉死者猶冤勳券則存僞而人心愈鬱國是靡定無一而可者 殿

下何憚於從之何便於不從而堅執至是耶臣等竊
恐 聖心或有偏繫之私而泛爲辭以拒之也人主
而有私心惡得使人心服乎伏惟 澄省於本原之
地有一毫則痛去之然後言者不足從矣
臣等伏以 先王初服幼冲蔽于奸欺而在位日久
漸克覺悟以今日紬述之義言之則蓋用公論而革
復無餘亦 先王之志也亦 先王之事也 殿下
豈宜若故避嫌而云不敢擅乎且在 先王覺悟方
深有如云〻之教則不欲稱爲 覺悟尚淺有如云
云之教則猶懼不揚爲臣恐 殿下於孝愛之道未

加研忠也臣等請以　明旨諭於國中若曰必欲革
復是者右否者左如是自公卿若宗室若大夫士以
至生徒耆老軍民必皆右獨僞勲之中首事數家及
原從賤隷過爲私憂者左矣　殿下不與公卿若宗
室若大夫士以至生徒耆老軍民同其好惡是非顧
與僞勲之中首事數家及原從賤隷過爲私憂者同
之不亦傎乎伏願　殿下思繼述之大義察奉國之
好惡是非也速決而快從之則幸甚矣
臣等伏以　聖上識慮之明凡在大小臣僚雖不足
以仰望萬分之一然集衆見而揆諸理豈盡不審權

度且苟為雷同哉今也皆曰繼　先王悔悟之志而
革欺蔽之政孝之大也否而徒曰遵守則於孝為謬
為　上殿彌留之證凡在大小臣僚雖不敢謂如何
必可已疾然聞於侍診者餘談孰不知為心恙難以
藥餌為哉今也皆曰因前日懇惻之　教而畢慰解
之舉孝之恙也否而諉曰重難則於孝有憾焉且非
獨太小臣僚然也庶民在下至愚而神自堯舜不能
不與同其好惡者無不以此為言矣臣等聞之道路
察之顏情誠見人心不容誣而公言不容遏也特
殿下未必盡知耳雖以　聖孝之至人諭而户說之

恐不足以服其心也然此在夫人事而已災沴之生無虛旬月如警如嗔雖其咎有名應而若故叢萃於論事之時使　聖心不得安於所執夫天意惡可謂無與也古有士夫患疾猶曰造物所爲況在我　長樂之尊乎此時而侍藥廳再設爲是宜　殿下之憂畏益切迫而膠固益以難矣則乙巳之事至此而畢竟庸非天發者乎　殿下若猶違人逆天而使　先王實陷於過　上殿終抱其慟則顯微去就之理未暇言而不泯之議難追之悔甚可懼也伏惟　深思焉

臣等伏以盈庭之言殆無餘力時月亦久矣而未蒙
允命誠不曉　聖意之所執也昨於朝報恭覩
批旨雖非所以諭及臣等者而竊仰　聖明疾邪議
於既往　懼黨禍於方來非群下所逮也然在臣等
之所終惑則不得避出位之誅而不爲畢達也彼論
鳳城之時諸以爲公論者皆出於元兇而苟同於畏
死果何所不至也然以此故而并疑今日之論則過
矣如宗楚客李林甫布其腹心於御史給事中等官
則有言責者未必公論也如元載使百官奏事必先
定可否於宰相則百官未必公論也王莽矯僞惑衆

而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咸願得其女爲天
下母如此則國人亦未必公論也然後世或此遂廢
言責不信百官之言蔑國人之是非其可乎且論鳳
城也乃乙巳之事而今日之論所爲痛夫乙巳之事
也寧復前後一揆而難辨也哉若夫後世有忠義討
賊而奸黨復藉口僞勳此亦不可謂必無之事也然
爲此慮而不正今日之事則亦過矣堯不能慮後世
之操懿而不傳天下於舜也武王不能慮後世之安
漢而不託幼孤於周公也聖人雖處莫大之事而不
能慮後弊有如此者況奸兇之誤人國非必援比故

實而在今日慰安 上殿於危疾之中爲事甚急逕
防來世之患爲事甚緩惡可誘此而爲之辭也哉伏
惟 聖神母是獨見母忽羣言幸甚

神道碑銘并序

大司憲韓公神道碑銘

戒
明宗大王在位之二十二年益知君子小人之
情惟公論是用乃若曰咨往在乙巳二三元兇特予
幼沖國疑助外戚忌克以構大獄遂施于善類凡其
不依阿及故所讎疾匪殺則逐無遺力迄有積憾于
幽明予用隱爲痛議政府其議疏雪之當是時殘得

簡

韓淑

復官者若干人存得復以用者若干人皆世鴻儒碩
士聲望譁然維韓公諱叔宗復嘉善大夫大司憲盖
卒七年矣又後十年即今萬曆乙亥也韓公之孫上
舍生恒以公弟承文院判校濩所爲狀來乞文於岦
以刻石公之墓道而辭不可曰恒知子之文足以不
朽吾大父也恒之大父非必借重於大官者且恒受
吾世父吾父命也岦謹按韓出唐津縣爲國右族有
諱公瑞及麗朝登第有名宜達而夭人謂其必有後
而公之高曾祖考皆未振諱慶尚瑞院判官諱陟濟
用監副正諱允祐啓功郎諱瑾世子左洗馬公貴贈

僩

啓功戶曹叅議洗馬兵曹叅判叅判室固城李氏左
議政鐵城府院君諱原之曾孫司醞署令贈都承旨
諱泙之女以弘治甲寅生公〻字子純幼志於學長
克有成以應科日綽如也正德癸酉司馬嘉靖乙酉
及第補權知承文正字用薦入內翰爲檢閱至奉教
於諸曹禮爲佐郎兵爲佐郎正郎刑若工爲正郎於
諸寺爲判官奉常爲僉正宗簿爲正司僕及掌樂院
於外爲江原道都事其爲奉常以質正官從使　京
師　仁庙在東宮學已深造侍講之官時難其選公
自司書至輔德皆更而爲弼善者四在臺諫左彌擧

韓淑

其職嘗再爲献納持平四爲掌令以至爲司諫執義
亦一再而其末爲掌令也同都憲梁淵等論丁酉用
事人誤國賓之法用得賞一資進執義相府薦公郎
僚爲檢詳舍人甚選也迺後又録弘文館選公前此
曆選輒爲用事人陰沮物議遅之而公亦不知入館
爲副應教應教直提學　詔使之至充問禮官以善
周旋稱既陞通政階拜同副承旨轉至都承旨献替
有裨益不專出納而已有　旨陞嘉善拜兵曹叅判
尋使觀察江原時議重公一出欲留之不果代還同
知中樞府歴工戸二曹叅判至拜憲長則歳癸卯也

簡

復有 旨超資憲拜工曹判書爲言官論駁陞而寢
甲辰以同樞奉使賀冬至 京師乙巳七月以漢城
府右尹又奉使告 仁廟訃請謚及承襲九月獄起
公未竣事已被削奪官爵丙午八月獄益密謫公于
理山郡公於是不色駭以懼而憂戀大夫人外居無
戚〻之言庚申十月以病卒年六十七輿櫬而啟葬
于楊州蟹踰峙下先塋之側用明年三月甲申也公
爲人和易有量不飾邊幅然其接物言笑不苟至大
節有不可奪者公考叅判公家廟行事一遵朱文公
禮喪三年不離廬墓以著於聞而公之爲行尤篤於

韓淑

孝蓋家法也其在朝中年丁外艱暨吳大夫人于謫則於禮之經度盡以宜待同氣極其恩意至功緦之親無甚殺焉公有二弟仲則判校而舍人尉其季也三人皆釋褐登義仕於祖先不偶之餘公又至長御史不可謂不達而驗人言者矣而公在謫未復以卒舍人公本以舍人出謫復未幾卒判校公以院正守黜復還至判校今年亦卒皆不得有終以大有爲於時也天固以是施於公家耶無乃人所謂福禍者天無與焉而獨扶樹其名耶抑猶復有待於後者乎公配貞夫人蔡氏籍仁川府曾祖諱明陽京畿水軍節

度使祖諱澄泰川郡守考諱裕孫修義副尉夫人沉
靜温懿不以貧富爲憂樂而謹祭饋睦宗姻者出於
至性以相夫子以訓子婦咸厥令美年七十六隆慶
壬申三月卒五月壬寅祔葬有子男二人女四人男
曰詵娶咸鏡道觀察使南宮淑女次曰誼娶忠義衛
申渥女皆以公故不忌應舉求仕女長適前別坐權
大成次適幼學尹建元次適內侍教官安士欽次適
忠義衛李垠詵生一男三女男曰慄未娶女長適洪
廸次適朴娩賢次適南以仁誼生一男三女男即恒
娶忠義衛愼思女 女長適柳德新餘幼權大成李垠

簡

韓淑

妻無子早死尹建元生一男一女男曰翼女適安世傑安士欽生三男二女男曰允濟達濟康濟女長適申檏次幼洪廸令爲弘文正字柳德新典艦司別提餘未官岦謹撰公事之大者以爲銘銘曰

君子之修小人所仇前乎丁酉乙巳而後薄遏其揚卒纍于荒繫公曷故唯不刊厥方亞卿之秩司憲之官削也爲榮殁令既還維公可傳何待於碑刻我文者子孫之思

宜人李氏墓碣銘

宜人廣陵李氏禮曹判書世佐之曾孫贈兵曹參議

篇

守元之孫弘文校理灘叟先生延慶之女嫁青松沈
氏爲舍人贈領議政順門之孫婦同知敦寧逢源之
子婦承文正字鍵之妻盖生于正德戊寅十有九年
而嫁三十三年而寡六十七年而卒則萬曆甲申也
用卒之三月九日庚寅葬既踰練其孤直講喜壽以
狀抵岦且曰先君在嘉靖庚戌客死公州故葬高陽
時喜壽生三歲矣先君之執友諸公爲買石碣墓而
記其行喜壽雖長矣不敢易今爲母亡而祔雖其行
不出閨閫足以稱述及事先所未載者別爲石子其
文之岦於直講義不可辭則讀其狀曰多乎哉古之

李氏　沈鍵

人以宗親之戚爲女子之榮如碩人所叙大抵以貴
言未若向二家者累賢襲德頡頏聲實于生于歸美
如之何宜人果受質既異聞教則式亦唯師是随以
淑其身世之婦女稱有士行者多忽内事絲枲者
則睽訓瀇又未若宜人惟其聰慧所遇精敏女紅之
屬無細不能至内訓列女傳小學等書皆嘗涉覧識
其大義故立心制行一要之於理其事夫子也和敬
兩至外内斬絶儆戒相成有古夫婦之道其哭之也
口絶粥飲以月數麻不去身爲朞者六遇亡日而慟
語及之而哀終身如一日祭必豐腆冀在彷彿不以

貧故少替其事舅爲其鰥也爲其疾也爲其老也無
不順適一肉必親割一錢不敢私比後事毫髮無憾
其爲母李氏在數百里外弗弛于慕遇有新物必爲
致之未至則不嘗先得書日必學顏色百不一差寧
三歲一寧去則以悲及聞喪毁甚已衰矣因疾不能
起其教子亦大有方觀於直講所成就可知也子凡
二人長即直講娶陽城縣監盧克愼女隆慶壬申及
第歷職玉堂被選　賜暇讀書帶知製敎少曰昌壽
娶典籍尹之瑞女蔭補至果川縣監縣監有三男旭
暾昶爲直講無子將命昶後之正字公自乙巳獄起

李氏　沈鍵

簡　沈鍵

壁間刮名

常痛惋不容懷一日於泮宮見壁間故記名獨刮去
及禍者即奮曰何等阿曲人爲此衰薄取筆更書之
在坐咸失色時當踣聞人言觸於獄雖幾微輒傳致
死公固不以爲慮然以忠信服人語竟不淺此足觀
公之大者而記公行者不載豈亦有所不敢歟系曰
嗟惟宜人故宜夫子盍識其封雙壁在是

國朝典謨

中廟朝

鷄異

正德甲戌年間鷄異疊見或雌鷄化爲雄或鷄生三足如是者不可勝記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鷄生妖漢元帝時鷄化不鳴不將議者以爲王妃將爲后貴始萌而尊未成唐武后稱制雌鷄化爲雄者再韋后擅政鷄有三足妖鷄之應皆有女氏禍識者憂之乙亥春章敬王后上賓其變豈有大於此乎（出龍泉談）

（寂記見海東野言）

正德十年乙亥（中宗大王十年攷）金文簡公淨爲親乞郡赴

乙亥秋 疏

金沖庵淨爲淳昌倅與潭陽倅朴訥齋祥相議曰　章敬賓天元子在襁褓中而朴淑儀寵傾後宮且有子若遵成廟朝廢妃與　慈順大妃皆以後宮陞主壺位之例冊封爲正妃則雖爲元子地莫如復立愼氏伸無辜廢處之寃明無以妾爲妻之義所以全舊恩而防側位之窺也今承求言之　敎不容含默乃合辭抗疏

國朝典謨

明宗朝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明宗大王十七年 遷 靖陵 故靖陵中宗大王陵 始葬高陽 移廣州

遷靖陵

芝峰云 中宗大王初葬高陽與 禧陵同塋壬戌年尹元衡力贊 文定王后遷于漢濱界淞之地人皆憤惋而莫敢於言世傳遷 陵時哭聲自壙中出役者無不聞之翌年順懷世子卒越二年 文定王后昇遐又二年 明廟昇遐人謂遷 陵之咎至壬辰 靖陵被倭於掘臣民之痛尚可道哉 出類說 陵墓

冲庵疏

淳昌乙亥升[illegible]拜相訒曰 章敬賓天元子在襁褓中而朴淑儀寵傾後宮且有子若遵成廟朝廢妃尹 慈順大妃皆以後宮陞主壼位之例冊封爲正妃則雖爲元子地莫如復立愼氏伸無辜廢處之冤明無以妾爲妻之義所以全舊恩而防側位之窺也今承求言之 教不容含默乃合辭抗疏

國朝典謨

明宗朝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明宗大王十七年 遷靖陵改靖陵中宗大王陵始葬高陽移廣州

遷靖陵

芝峰云 中宗大王初葬高陽與 禧陵同塋壬戌年尹元衡力贊 文定王后遷于漢濱卑湫之地人皆憤惋而莫敢於言世傳遷 陵時哭聲自壙中出役者無不聞之翌年順懷世子卒越二年 文定王后昇遐又二年 明廟昇遐人謂遷 陵之咎至壬辰 靖陵被倭於掘臣民之痛尚可道哉出類說陵墓

乙亥秋

金冲庵淨為淳昌倅與潭陽倅朴訥齋祥相議曰 章敬賓

襁褓中而朴淑儀寵傾後宮且有子若遵

廢妃慎 慈順大妃皆以後宮陞主壼位

之例冊封為正妃則難為元子地莫如復立慎氏伸

無辜廢處之冤明無以妾為妻之義所以全舊恩而

防側位之窺也今承求言之 教不容含默乃合辭

抗疏

國朝典謨

明宗朝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明宗大王十七年 遷 靖陵
改靖陵中宗大王陵
始葬高陽移廣州

遷靖陵

芝峰云 中宗大王初葬高陽與 禧陵同塋壬戌年尹元衡力贊 文定王后遷于漢濱卑湫之地人皆憤惋而莫敢於言世傳遷 陵時哭聲自壙中出役者無不聞之翌年順懷世子卒越二年 文定王后昇遐又二年 明廟昇遐人謂遷 陵之咎至壬辰 靖陵被倭於掘臣民之痛尚可道哉出類說陵墓

典謨 遷陵

壬戌還　陵持憸痛　梓宮過郊素服外庭哭李湛墓碣

銘見蘿齋集

愚伏撰鶴峯金公碑銘云　文定王后入妖僧普雨

言無故還　禧陵移卜靖陵而　后弟尹元衡方顓

國秉朝莫敢言公草疏陳五不可詞氣抗直無所回

鶴峯言元衡

避判書公以出位觸禍痛止之不果上

金公克孝居第在　傾懷廟宮之右每朝暮行過廟

門必下廟傍人嘗窺視之昭闇不異值其忌日亦不

食肉不與讌飲金公行狀金公清陰尚憲父傾懷在東宮時金公為右洗馬許曄

碣銘癸亥六月叔拜直州陟三八月李樑使戡網打及

公〻上府十三日罷已而㮇寵皆復用元衡等以公
夜對所言不是請毋顯叙
(東皐行狀)尹元衡有罪免進公上相辭以前疾特 命給扶每
朝〻小寢扶掖上殿懇辭不允疏畧云夫入侍之際給
扶上殿此豈人臣所堪當之事又豈 聖上待下謹
禮之道乎稽諸往牒此等殊禮乃古昔帝王以待勳
德重臣或名賢碩輔之恩也不然則末世昏主致隆
強臣媚悅權奸之謬典也臣是何人敢膺此禮乎以
德以賢則撫躬自顧持身行已蔑〻無可稱者又曰
世異古今事隨時宜今乃行曠古不講之數施之於
典謨 鶴峯

制勳疏

不當施之人則不有天災必召人殃既出疏請亟正
元衡之罪繼率百官　庭論三日而允之疏畧云頃
日權倖作孽公論競尒終不回天繼以妖僧煽惑蠱
國貽禍公論又尒而又見摧沮又曰今者耳目論思
之官暨史官郎僚之屬交章論列而　天聽邈然反
覆譬曉辭語回互此固　殿下上思　先后之愛俯
念勳勞之故而然也然勳戚乃一時之私恩公論宗
萬世之大義又曰固知　殿下渭陽之恩仁愛之恩
有所不忍又曰引日留時愈名人言徒使宿惡日播
隱慝益著豈若早加　明斷顯示好惡廢之斥之務

李尉論普雨

呂應龜論普雨告退疏

從公論勉扶正道毋令元氣消鑠於一時也東皐李公行狀

文定王妃信妖僧普雨言設無遮會于檜岩寺經月

乃罷未幾而 文定上昇中外哄然皆以爲病由齋

素欲臠普雨肉於是太學生上章討罪是時太學生

名能文者甚衆而首用公疏拜聞益彰徹一時名人

皆慕與之交贈議政李公尉碑文愚伏撰延原李昌庭父

呂應龜上疏伏以臣嶺外人也越險千里來叫 九

重懇、不已邇、日深庶幾之望雖切於臣子之情

不聽則去宗闕於進退之道 殿下之秉心一至此

極臣等之去就不可不決悲夫憲深犬馬罔極臣子

典謨 東皐疏 儒疏普雨

之情視若草芥何如君父之懐皇天之譴責以為不
足畏人心之渙散以為不足恤竟不以仇讎虜賊僧
則固不足以臣子視臣等矣復何言哉濡滞三旬逡
逡其天顧瞻四方蹙蹙無地今日懐踈咫尺天顔明
朝納履萬里孤蹤深負教育之恩當執畎畝之鋤小
臣之計止此良可悲矣但念小臣一退而十寒之継
至忠言讜論遂断於耳治乱興亡當著其形所以臣
之悲痛益切於退去之日嗚呼誠乏辭蹙陞断回悟
父老有問罔知所答山河帯蓄更挙何顔其虚其徐
悲涼古詩携手同歸惨悽今日遅遅之歎窮途之哭

血

李鐸　朴淳　仲雲張本

交纏同於方寸亂爲罔知所言畧勉而退伏願 殿
下垂憐焉
思錄爲楷模名臣錄 大司憲李鐸與大諫朴淳亭同僚
論尹元衡罪惡請遠竄三公繼於命削職放歛元
衡之奴有怙勢爲民害者自府杖殺之權奸既去出
入其門者多不自安公曰一時相識豈盡其黨乎治
其甚者而已持論甚平要在鎭定人服其量名臣錄
隆慶紀元右議政權轍進賀 登極將行 上引見
爲勞苦之且曰新天子踐祚必有大進退凡 先朝
舊人起廢收召者卿其詳訪以來公退語人曰 上
典謨 李鐸 朴淳 仲雲

教及此殆悔悟之萌乎有能籍是以訟乙巳無辜伸枉雪誣比其機也未還而明廟大行（東臯集）詔使將至大臣李浚慶等啓請召聚文學之士以備（酬應召命又下）

退溪年譜

宋圭庵

仁廟朝尹元衡自承旨超資拜工叅時宋公麟壽爲都憲力請改正久不允宋持之愈力親舊皆謂宋曰銀臺之長爲嘉善常事也况工叅有何稀貴如是固執乎無損於彼之前路而只自爲禍宋公曰豈可將此子置諸宰相班乎親舊競勸止之則宋佯作鼾睡拜不聽俄而乙巳禍作宋公被竄及良才驛壁書之

来元勳等將加罪各人應死者十餘人元衡申救幾盡原二三人不免而宋公責焉

權轍

仁廟在東宮聞公病遣內侍問公疾賜以藥物 谿谷撰行狀

尹元衡秉國陳復昌爲爪牙公嘗於酒席斥復昌復昌憾之欲中傷無不至竟未果云 谿谷撰行狀

金震宗

金震宗所尚堅確戊子及第乙巳以典翰被禍而卒

上同

郭珣

郭珣字伯瑜玄風望族世居清道郡弘治壬戌十月

典譔 李弘幹 金震宗 郭珣 宋傳壽

小孩子一個無人[illegible][illegible]未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成

（郭珣致賻）

校理郭珣杖死曾經奉常正李弘幹爲本寺正曰朝廷以其罪〻之本寺以先生致賻未爲不可諸僚不應惟奉事朴大立賛之遂成吊賻之禮

（李文楗）

進士李文楗之弟也沈厚夙成篤於孝友戊子及弟官至承旨乙巳被禍（已卯錄別科被薦）

（金震宗）

金震宗所尚堅確戊子及第乙巳以典翰被禍而卒（上同）

（郭珣）

郭珣字伯瑜玄風望族世居清道郡弘治壬戌十月

典謨（李弘幹　金震宗　郭珣　宋傳壽）

教及此殆悔悟之萌乎有能藉是以訟乙巳無辜伸枉雪誣此其機也未還而　明廟大行東皐集詔使將至大臣李浚慶等啓請召聚文學之士以備酬應召命又下退溪年譜

宋圭庵

仁廟朝尹元衡自承旨超資拜工參時宋公麟壽爲都憲力請改正久不允宋持之愈力親舊皆謂宋曰銀臺之長爲嘉善常事也况工參有何稀貴如是固執乎無損於彼之前路而只自爲禍宋公曰豈可將此子置諸宰相班乎親舊競勸止之則宋佯作鼾睡拜不聽俄而乙巳禍作宋公被竄及良才驛壁書之

来元勳等將加罪各人應死者十餘人元衡申救幾
盡唯二三人不免而宋公責焉

權轍

仁廟在東宮聞公病遣內侍問公疾賜以藥物谿谷撰行狀
尹元衡隸國陳復昌爲正言公嘗於闕席斥復昌復昌憾
之欲中傷無不至竟未果焉谿谷撰行狀

八日生于永川蒼水芽嘉靖戊子文科成均博士持
平掌令乙巳司諫校理常喜讀庸學又好中庸公退
必讀二十遍雖夜必盈其數而後就寢侍　書筵首
言爲學必以敬爲本而人君之學與韋布不同云云
仁廟歎賞不已　命書以入竭誠諫職有懷必達
當事不避始終如一所撰疏剳深見嘉納辭疾還鄉
行李草草如布衣時幽谷驛夫遮馬揮之曰司諫行
且至不可入矣在山寺承聞　晏駕北向哭絶而蘇
者三犇哭　闕下啟稟大夫人曰權判書貢一言爲
不負國大夫人在兒未敢角金吾之來祈訣毋不可

大夫人出豬傍公再拜跪曰何慮勿念向庙又再拜
去顧察訪長男懷瑾曰吾不克終孝吾罪也吾非好學致
汝其讀書無怠至新寧敕諸弟曰善事吾母吾不累
汝也先業不敦只遺懷瑾書冊可矣每早必梳髮聞
慶寧趙應世曰何心爲此公笑之止安保驛命諸子
名字入錦衣衛但曰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古今通義
容有一寸邪意遂閉口不言曹南冥詔諸生曰郭某
不愛官爵好賢樂善使遇可爲之時必能爲國做事
其不素餐明矣灘叟公謂權相公曰郭伯瑜其直如
矢其亦可謂知言也歟嗚呼公以强項直躬之資有
典謨 郭珣

聞義見善之識宜其不容於叔世而至殺其身而後已焉則天之不可諶也甚矣雖然天未嘗不定 明廟晩年大悟今 上首於大霈戊辰職牒還給墓銘蘇齋撰

郭珦辛乙巳九月十五日在理而終靈柩之南也宋圭庵遣子應慶致奠禭又爲之表具以送李公潤慶浚慶鄭公源宋公麒壽李公若海沈公逢源李公弘幹鄭公潚助以衣服米布紙席其賻不以名者亦多次于中原灘叟公爲文以祭而哭之慟資以糧饌人馬及葬成聽松作室寄焉重吉公牧星山朝夕祭粒月致不

絶明年十二月十七日窆邑龍山五福洞之卯向原

至其德行則不可一二舉少瑩秀稍長勇遂乗木屐

踔墻屋如飛人皆異之年及一終始就學自是連捷

不觧辞號聞嶺外先夫人金正遂寧卒官于都既挽轝啟

故里貧無以爲破産負土而營之喪制一依文公家

禮夙興冠帶謁祠堂仍省大夫人風雨不廢常曰男

女七歳坐不同席内外不可不別雖姊妹之家亦未

嘗入内御臧獲寛而莊先世老僕不嘗呼名上下幼

卑皆得其歡心有寡妹無庇輒捐家表侄輩食貧窮

田分畀之凡饋遺非親舊不受〻必盡献大夫人媳

典謨　郭珣

婦李氏製衣以進頗精細郤之才出仕便乞春專城
以行其志任五朔而罷受而不辨至家屢空晏如也
乃於雲門山中占一區曰東京立有水石林壑之趣
遂手葺墅囂然爲終焉之計辭僉職復爲郡榔爬俱
至絃誦偕作未幾被召雖耋咸啼號願借立　朝神
相穀然知其有大丈夫之風焉 墓銘

李湛

李湛字仲久號靜存齋又號後峯龍仁人以庚午七
月生生而異五歲學文未十歲文義特達占聯屬對
輒驚人十二執喪如成人毀幾病十四讀小學至寡
婦之子非有見不友悚然於懷少長愈自刻意聞譽

謫蔚辛卯舉司馬兩試戊戌釋褐屬槐院尋入史館
壬寅陞典籍兵書李芑素惡之出平安評事以善寫
字旋遞爲刑曹佐郎癸卯擢修撰移正言 入對言
己卯禍起俗尚日偷自 上好學以明教民焉有不
化 中廟嘉納甲辰歷禮兵貟外還修撰陞副校理
常惓惓以君子小人進退禍 賜暇冬拜持平會置
相公力劾芑芑語人曰李某不解事 見上乙巳

鄭磏

鄭磏字士潔號北山溫陽人早卒有異術舟過楮子
島向奉恩寺 批其人異也詩亦清遠 孤烟橫古渡寒日下遙山
一棹歸來晚招提暮靄中登尾峴望冠岳荒村古木
典謨 李湛 鄭磏

哺飢鳶蘆荻蕭〻薄暮天立馬溪橋回首望亂山遥在白雲邊批清遠國朝有味詩刪

臨終作詩曰一日讀盡萬卷書一日飲罷千種酒高談伏羲以上事俗說生来不到口顔回三十稱亜聖先生之壽何其久書畢而逝時年四十餘矣

鄭礥

鄭礥字景舒礥之孫以乙巳僞勲官至府使後削勲海州芙蓉堂荷香月色可清宵評下字好更有何人吹玉簫十二曲欄夢寐碧城秋思正迢〻批亦清切芝類云謂之不俗則似矣絕唱則未也於于野譚鄭礥爲海州牧使見芙蓉堂懸板盡取之付客舍聟子曰斫而爲薪以燨淨後之水

自作一絶傳之樑上云云其詩膾炙當時而或深惡其驕也後壬辰之亂倭寇入海州盡破芙蓉堂板上之題獨留鄭礩及金誠一兩詩誠一雖不能詩爲日本信使時以強直取重日本故留其詩鄭詩則倭亦知其絶唱故留之倭入江陵見官府懸板獨取林億齡古詩長篇載船而去倭亦知詩乎哉

鄭碏

鄭碏字君敬號古玉磏之弟蔭司評重陽世人最愛重陽節未必重陽引興長若對黃花傾白酒九秋何日不重陽芝峰類説鄭北由磏九月念後咏晩菊曰十九廿九皆是九九月九日無定時多少世人皆不

典謨　鄭礩　鄭碏

識滿皆非有菊花知其意碏和之云、向者朝廷聞
局選東方詩是時有以礪碏此詩言大提學柳根取
碏詩而舍礪詩以爲無律吁礪識音律之人曾謂不
如根之知音乎所以自古得知音者難矣甲午中元
中元之日薦亡魂乱後循着舊俗存日暮四山聞衆
笑幾多新魂有兒孫

鄭之作

鄭之升字子愼號叢桂堂礪之從子停擧不仕傷春
草入王孫恨花添杜宇愁汀洲人不見風動木蘭舟
芝峰類說此詩混書唐詩集中以示崔慶昌諸人皆
不能辨云而細味之有不似唐者矣霽湖詩話林白

湖誦此絶句爲近世絶唱自以爲不可及是則然矣

一留別細草閑花水上亭綠楊如畫掩春城無人解唱陽関曲只有青山送我行 批從郎君肯送王司直詩點出来

羅湜

羅湜字長源號長吟亭安定人乙巳被過題畫猿老猿失其拜落日孤查上兀坐首不回想聽千峰響 批此申鄭所閣筆而州遺格所謂截一句見上蘇世讓下 蘇老所歎服乃伊不得盛唐人能之驪江詩

道峯寺 批逼唐 曲〻溪回復登〻路屈盤黃昏方到寺清磬落雲端 國朝詩刪

林億齡

林億齡字大樹號石川善山人送白彰卿還鄉江月圓還缺梅花落又開逢春歸未得獨立望鄉臺示友

典謨 鄭之升 羅湜 林億齡

人古寺門前又送春殘花隨雨點衣頻故來滿袖清
香在無數山峰遠趂人華山瀑布高懸雨暮崖掛白
龍詞人健筆氣成虹候家屏障應無此我是人間富
貴翁（批語氣猛）龕次井邑東軒韻護軍雖散亦王官內賜
函風再拜着白髮老臣心耿耿隣墻隣女夜春寒
芝類東詩云賦酒詩呼韻即成曰老去方知此味甘
一杯通道不須三君看嵇阮陶劉李不羨公候伯子
男

尹潔

尹潔字長源號醒夫南原人　中廟朝登第選湖堂
官至修撰乙巳冤死次忠州望京樓韻遠客思敀切

登樓北望京還同江上鳫秋盡又南征山人寄鞋故人遥寄一雙来知我庭中有綠苔仍憶去去年秋寺暮滿山紅葉踏穿回從兄恵名假山愛山猶未住山间楓岳頭流夢往還從此無心凌絶頂峯頭長對碧孱顔

棋壽撰 圭庵碑

圭庵先生碑銘　德恩君宋棋壽撰

惟我從兄圭庵宋公遘禍於嘉靖丁未今　上践祚命復爵秩唯是墓道昧〻無徵詳公宗跡宜莫如我敢紀其世叙其德行履歷以識之惟我宋氏恩津世胄六代祖諱愉隱德不仕號遯清堂遯清而下諱繼典諱

圭庵碑

祀持平諱傾年正郎諱汝諧大都護府使叅奉諱世
良於公爲考、若祖以公倶 贈爵妣文化柳氏即
高麗大宰車達之後以弘治己未日南至壬申生公
娟好靜秀長益端重在髫齔已耽讀書遂大肆力於
文捷正德壬午科選入史局俄選弘文正字仍 賜
暇讀書乃一時極選而於公不爲榮也由正字轉至
修撰自是出入清顯微垣霜臺夏官春坊中書皆所
歷敭其在臺金安老起復用公輒力劾未幾出牧濟
州擠之也輿疾還姜斐成文繫治之僅得原沔川
姦人伏辜徵拜禮曹叅議遷承旨己亥特階嘉善爲

兵曹叅判歷禮刑二曹丁內艱服闋拜成均大司成
倡以性理之學盡其誘掖之方諄諄不倦出於至誠
士皆願立於館下而有所矜式焉移大司憲吏曹叅
判出按湖南首訪有道之士務講學敦化南俗丕變
得於觀感者多及奉使上國一行且不污貨華人稱
公以一片氷玉 中廟賓天朝議須公調劑道拜憲
府長公亦謇謇自任時權姦李芑尹元衡濫荷恩
命則全臺論列奮不顧身而至有以他事欲罪元衡
兄弟者則乃謂在 先朝則可 母后在今不可遽
爾其深憂遠慮爲國家謀者類此遆爲漢城左尹

典謨 圭菴碑

仁廟繼陟時事大變曩時側目者摘公罪不得指爲浮薄領袖斥放田里一室圖書對越神明時有遣懷之作冲澹自適若無意於人世而其愛君憂國懇懇不已之誠未嘗一飯忘也曾未數年後 命至是九月戊辰也嗚呼痛哉公即沐浴且冠帶從容就命神色不亂語其子勿以我爲戒怠於善且貽親舊書曰

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云是夜白氣貫屋亘天彌日不散豈無異致之歟公自少已有成人儀度清修拔俗不以事物嬰心慈詳愷悌好賢樂善晩而求道慨然有朝聞夕死之志屛去浮華專務篤宗聖賢之書未

嘗釋手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閑於中肆於外聖之知其為有道君子也行之於家極孝悌推之於國盡忠恕以至待人接物無間也平生行事正大明白無一毫可議是雖天資之美而學力所至夫豈小哉至於孝感有應白燕來巢友愛天至恒同寢食在公為餘事不必論也且以金慕齋李晦齋二先生同朝推許或將格君之疏必取咨斷或托安危之責於易簀之際相信之篤至於此後之欲知公者盡於二先生觀之噫公之所成就如彼其卓卓而齎志而歿為世大戒不亦悲哉斯人而至於斯豈獨斯人之不幸也公典謨

丰庵碑

諱獜壽字眉叟圭庵其號也以其年十一月辛卯葬
于文義治西楮子山夫人兆右夫人安東權氏牧使
愽之女菊齋文正公之裔賢有範先公亡男曰應慶
娶府使李震女〻適士人權順忠敏忠健之曾孫應
慶有女無子以公之兄之孫承祚爲後女長適幼學
金文一次佐郎李廷馨願有男曰和龍仁縣令側室
女適宗室丹城守鎮生男女幼公之亡也人咸咨嗟
痛惜而其餘風遺韻至今猶使人感吊而況潛雲幽
枉　恩及泉壤亦可以少伸忠義之氣矣遂爲銘曰
胡賦之豐兮而命之偏不乍于人何負于天〻之茫

茫吾不知其然有所能存有不得不傳百姓在後其
必有慨然於斯者焉

北窗行案

北窗先生行案

公天稟甚清高聰明過人凡書一二覽皆暗誦天文
地理醫藥卜筮曆筭音律諸術無不通解亦能自解
華語與老譯無異至如仙方佛經亦皆洞曉禪學捷
徑方外進火工夫無不歷試尤可貴者所知既博而
專以聖學爲立身之本不由工程自到高明常曰聖
人之學以人倫爲重故不言其要妙處仙佛則專以
收心見性爲本故上達處多而下學處專闕此三敎

典讀 北窗行案

之所以異而仙佛則大同小異云一日試爲佛家心通之工夫在龍仁山寺數日山下百里内閭巷間所爲飲食起居言語皆若親見之後乃試驗皆非虛妄而此不可以語他人云乙巳之初力諫其父幾於回惑而一齊衆楚竟未遂志及到極處厭大翁亦曰誠感大悔令公執筆上伸救之章已無及矣章則其時即下政院其無狀之弟搆陷於極地避乱潜藏人不知去處者數年乃出此他人或未盡知之也勢固昏忘不能悉記

七峯成壽益述

北窓

公之貫出溫陽之鄭礥其名士潔其字議政府右議
政順明之第一子也始祖晉天仕高麗爲戶部尙書
諡貞禧高祖袘高城郡事曾祖忠基司憲府持平祖
鐸司諫院獻納 世積賢德至公而尒爲公之妣即讓
寧大君之後鳳陽副正女也正德丙寅三月初十日
甲申公生洞達有器度文藝夙成中嘉靖丁酉司馬
試有大懷不屑屑於擧子業以 朝廷薦除掌樂院
主簿雅曉音律尤精於玄琴及爲是官歌曲長短親
爲教訓其不卑小官可以比倂柳下 朝廷又以公
邃於天文醫藥遂兼觀象監惠民署教授俄出爲抱

典謨 北窓

川縣監司閭高卧民安畋畝未及瓜辭還養疾於楊州之掛蘿星廣州之清溪寺果川之冠嶽寺抹藥滄霞倘徉物外無意人間世嘉靖己酉七月十六日卒享年四十四葬于楊州砂井山從先塋也配晋州甲族生員柳仁傑之女也男則之復之臨女則士夫金閏身妻公冲虛高明有上智之資儒道釋三教無不淹貫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漢語皆不學而能論其至則於數如康節於醫如俞扁人有痼疾而賴公獲蘇者頗多每曰醫者設也當審陰陽寒熱對證投藥庶可十全世之醫者局於陳編膠於一方不

知変通逆證用藥安能見效乎公素患清羸常自按其病令蒼頭朝夕異劑朝則必合口正坐待飲藥日出始啓齒出氣夜亦兀然端坐達曉不寐非獨勤於修鍊其於玩心高明探賾義理者固至形如雲鶴風蟬又善談論人無賢不肖皆服公之德而樂公之風嘗隨訍政公觀光上國有一青衿聞公善屬詩來戲曰願與公作詩可乎遂先唱曰東國真男子公即應聲曰中華美丈夫其人即色沮不敢再又過道士於奉天殿庭道士曰爾國亦有如我輩乎公即紿曰我國素稱神仙窟蓬萊方丈瀛洲三山皆在或有白日

典謨 北窓

昇天者或有長生不死者吾儕尋常見之何足貴乎
其人驚曰何以至此乎公即擧黄庭經叅同契陰符
等經指其服氣鍊形之楷梯首末若燭照龜卜而無
難其人踧踖辟避不復與詰嘗曰朝京時有一人聞
吾知推數以其五行來问者傍有傭人瞪目熟視若
有意者吾问之曰儞亦知此乎答曰粗觧遂與之論
難乃精於數者也曰此知其有異與之觀天文則日
月星辰之運了了爲與之論古今則治乱興亡之跡
豁豁焉觸處皆通少無罣礙问之曰君之所懐既如
此何爲来此會同館負木煖堗以食其力耶答曰僕

本蜀人賦命奇薄不如此固已死也某年則當往某處遂多貿奇書異方與吾〻還國後每因赴京使通問書信至某年果從也處云其好賢樂善亹〻不忘如此嘗曰聖人千經萬函皆學者事如性理大全中太極圖篇不可不先讀其指示後學作聖蹊徑如此嘗曰久處山寺不接人事心靜身安甯然知山下人事禪家所謂他心通者不虛云其於上達之功又如此性不喜肉善飲酒雖罄數三斗不亂至末年不傾一勺其愼於疾又如此以北窓自號取義皇上人之意也公之稟賦既異充養有素若使之立朝展其抱

典謨 北窓

北窓遺訓

貞則當不愧古之人既不得其位又不得其年嗚呼天乎

北窓先生遺訓

事父母以孝悌爲本待妻子以和順爲先居家以節儉爲要處世以謙退爲務勿做高官爵而居卑勿托昏於高貴之家時和則可以祿仕世乖則退居林野力畊自給凡祭祀一依朱文公家禮參以俗禮務合人情子孫中敢有交結無頼荒淫無度敗倫滅德無所忌憚者田民全不給有嫡長子孫者半減給之嗚呼聖謨洋洋布在方策予言何預焉近思錄小學書

初學之逕蹊而世俗不之着余言雖耄勿以爲尋常
余孫世世相守佩服勿失
鶴峯集

遷纘陵

附錄行狀
歲壬午文貞王后用妖僧普雨之說奉遷禧陵移
卜于靖陵尹元衡當國主張峯朝靡然莫有敢言公
慨然具疏以爲有大不可者五神道尚靜無端遷動
一也爲 慈殿他日同穴之計而使久遠配葬之
元妃遂爲孤魂二也新陵風水形勢正犯絶地萬不
[redacted]及前三也裨塞空缺大興土役民不堪苦傷 先
王愛民之心四也嗣王幼沖政由 宮闈以一妖髡
之邪說寧肩誤國家大事五也詞氣抗直無所回避
典謨 北四訓 鶴峯集

竟以父兄力止而不果上乃作近體一律以寫憤感之懷 寒岡述 感憤之詩不傳可恨

詩

與州士李彥讜話及乙巳事感慨係之仍賦一絕

感乙巳詩 平生山斗仰河西蟲鵠如今悵未齊莫語錦湖絕命日文風翻海里雲低 金河西乙巳亂後棄官不仕林錦湖亨遂賜藥于卅庄云是夜大風雲晦 並鶴峯集